

目

440

8676

即- 9

集部別集類

總集類

愛日精廬藏書志

卷三十四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十四

集部

別集類

黃文獻公集二十三卷

影寫明正統補刊本

元黃潛撰

卷一至三曰初稿卷四至十曰續稿上俱題

臨川危素編卷十一至十六曰續稿中題門人王禕編卷

十七至二十三曰續稿下題門人宋濂傅藻同編合二十

三卷伏讀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云危素所編本為二十三卷今未見則傳

本之稀可知杜桓後序云黃文獻公集刊置學宮垂及百

年正統丁巳學燬於火教授王君樂孟從烈焰中挾文集

板出得弗燬既而檢閱闕板百餘金華縣大夫余侯捐俸



刊補云云此本從正統補刊本影寫中多闕文異日當以元刊殘本補之

天地之氣日新而無窮文辭亦與之無窮蓋其升降翕張俯仰變化皆一神之所爲神也者形之而弗竭用之而彌章氣之樞文之所囿也成周而上六藝興禮不同乎春秋春秋不同乎詩詩不同乎書書不同乎易成周以下諸家言雖不能如經亦各以所學鳴龍門則異於河汾河汾則異於昌黎昌黎則異於廬陵廬陵則異於伊洛夫豈欲騁異哉文與氣資神以生其勢則然也近代自寶慶之後文弊滋極唯陳腐之言是襲前人未發者則不能啓一喙精魄淪亡氣局荒靡漸焉如弱卉之汎緒風文果何在乎逮入國朝羣工疊出華而踐樸革澆以趨真爛然五色

之文照耀於天下沿至先生號爲極盛先生之所學雖其本根則師羣經揚其波瀾則遷固沉浸之久超然有會於心嘗自誦曰文辭夫學術者也吾敢爲苟同乎無悖先聖人斯可已故其形諸委蛇曲折必粵所欲言

出用於時則由進士第教成均典儒臺直禁林侍講經幃以文字爲職業者殆三十年精明俊朗雄蓋一世謂大雅弗羣者矣今之論者徒知先生之文清圓切密動中法如孫吳用兵神出鬼沒而部伍然不亂至先生之獨得者又焉能察其端倪哉於戲蹄涔之水其流不能

通河巨海則涵浴日月一朝而萬變土鼓之聲其聞弗及百迅風驚霆則振撼萬物衡縱上下無幽而不被此無他神與不神也文辭之出與天地之氣相爲無窮奈何不

河海風霆之若而規規蹄涔土鼓間果誰之過也上而六
藝下而諸家言所倡雖有大小之殊其生色之 至今
猶津津然是誠何道哉學者尙以是而求先生也先生薨
後之五年家藏日損齋藁共二十五卷縣大夫胡君惟信
恐其沒亟取 梓以傳謂濂嘗從先生學俾爲之序濂也
不敏何足以知先生追念疇昔侍几杖華川之上先生酒
微醺歷論文辭原乎學術每至數百言自顧於道無間溺
志汗漫無根之 不足上承明訓方將刻厲別去陳腐以
振華英而九 不可作矣俯仰今古能無感乎姑誦所聞
以書於篇端若先生所以擅一代之 者則不待序而後
見也先生諱潛字晉卿姓黃氏婺之義烏人其官序行業
具見臨川危公所撰神道碑銘茲不著門人同郡宋濂謹

序

杜桓補刊後序

正統戊午

金華黃先生文集殘本二十三卷

元刊本

元黃潛撰

臨川危素編次番易劉耳校正

原四十三卷

今存卷一至十三卷二十二至三十一合二十三卷

翰林侍講學士金華黃先生文集總四十三卷

原刊改作三十一卷

據貢玩齋

其初稿三卷則未第時作監察御史臨川危素

集改正

原刊改作廿八卷

則皆登第後作門

人王生宋生所編次也先生之文章刮劇凜雪如明珠白

璧藉以纒綺讀之者但見其光瑩而含蓄華縟而粹温令

人愛玩歎息之不已而不知其致力之勤用心之苦也故

其見諸朝廷簡冊之紀載山林泉石之詠謠無不各得其

體而極其趣以自成一家人之言不既甚盛矣乎余嘗論之
文章與世運同爲盛衰或百年或數十年輒一見焉先生
當科目久廢之餘文治復興之日得大肆力於爲己之學
以擅名于海內雖其超見卓識有以異於人其亦適值世
運之一盛也耶譬諸山川之風氣草木之華實息者必復
悴者必榮蓋亦理勢之必然者夫豈偶然而已哉先生領
延祐甲寅鄉薦先文靖公實爲考官於師泰有契家之好
其後同居史館又同侍經筵文誼爲尤篤比廉問閩南過
金華得先生之集於王生故敘而授之三山學官俾刻梓
以惠來學先生登進士第授將仕郎台州寧海縣丞歷石
堰場監運諸暨州判官浮沈州縣幾二十年始入翰林應
奉文字尋丁外艱除服改國子博士居六年以太夫人春

秋高乞外補遂提舉江淞儒學年六十有四竟辭祿歸養
以中順大夫秘書少監致仕及終太夫人喪年已踰七十
矣復被召爲翰林直學士兼經筵官陞侍講學士中奉大
夫同知經筵事數告老不許久迺得謝去今年七十又九
猶康強善飲啖援筆騁馳如壯歲云至正十五年十月旣
望朝散大夫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使宣城貢師泰序
錢氏手跋曰曩在都門從友人許借讀黃文獻公集十卷
乃明仙居張儉存禮刪本病其去取失當而附筆記碑狀
諡議於第七卷末尤乖刺不倫茲於吳門黃孝廉蕘圃齋
見元槧金華黃先生集不全本紙墨精善始快然莫逆於
心也攷宋景濂撰公行狀述所著書有日損齋初藁三卷
續藁三十卷義烏志七卷筆記一卷此編排次自卷一至

卷三十一初藁三續藁一至廿八雖無日損齋之名其爲一書無疑但闕續藁十一至十八廿九至三十耳貢師泰序稱初藁臨川危素編次續藁門人王生宋生編次所云王宋二生卽子充景濂也而每卷首但列臨川危素名蓋太樸在元季負重名王宋皆後進不敢與抗行也行狀云續藁三十卷今貢序云廿八卷蓋作僞者洗改痕迹宛然廿八必三十之譌并初續藁爲三十三卷耳癸丑九月錢大昕識

圭齋文集十六卷

抄本

元歐陽元撰宗孫銘鏞編集

宋濂序

順齋先生閒居叢稿二十六卷

抄本

元蒲道源撰

男蒲機類編門生薛懿校正

故贈秘書少監順齋先生蒲公旣沒仲子御史君機哀輯遺文曰閒居叢稿者爲二十又六卷以授潛俾序之孟子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按公行狀公生而岐嶷卅歲就學強記過人未成童已通經大義弱冠文聲籍甚諸老多折行輩與之交逮乎立年濂洛諸儒之說倡於漢中而漢中之士知有道德性命之學蓋公之求端用力務自博以入約由體以達用真知實踐不事矯飾而於名物度數下至陰陽醫藥無不究其精微教人具有師法大抵以行檢爲先而窮經則使之存心靜定而參透於言語文字之外郡縣長吏或有所取正亦必引以當道而行其所無事臨終却藥弗御飲酒賦詩夷然

而逝由是觀之則公之爲人可知也粵自國家統壹宇內
治化休明士俗醇美一時鴻生碩儒所爲文皆雄深渾厚
而無靡麗之習承平滋久流風未墜皇慶延祐間公入通
朝籍以性理之學施於臺閣之文而其文益以粹譬如良
金美玉不俟鍛鍊瑯琢而光輝發越自有不可掩者矣時
上新卽位方嚮用儒術設科目以網羅四方之賢俊而御
史君以公在班列之日策名於斯陞士大夫咸以爲榮論
其世則太平極盛之際也潛浮湛州縣白首登畿忝以非
才承乏胄監實在公去官十有五年之後無從接聞緒論
茲幸獲以疵賤之氏名自附於公是用忘其衰朽荒落而
序其梗概如右後之攬者論其世而知其人則於公之文
思過半矣公諱道源字得之系出漢蒲將軍至晉安西大

將軍遂避亂入蜀而宋資政殿學士贈太師楚國公宗孟
居眉之青神公之孝皇贈禮部郎中諱政午又以國初徙
興元公嘗爲郡學正終更絕口不言仕進晚以遺逸徵詣
京師編摩史館供奉詞林尋以博士教國子居歲餘輒自
引去詔起公提舉陝西儒學訖不就後用御史君貴以有
今贈其年壽卒葬與言行之詳壤有誌神道有碑茲不贅
述焉至正十年冬十月二十四日前史官金華黃潛序

吳禮部文集二十卷附錄一卷

抄本

元吳師道撰

傅與礪文集十一卷附錄一卷

舊抄本

元傅若金撰弟傅若川次舟編刊

文章之興也觀之六經可概見迨後之作者或善於敘述

或優於論議往往以偏長見稱矧詠歌之辭必聲韻之叶而音節之諧又非徒貴於辭達宜兼之之難也自昔鉅儒若唐之韓柳宋之歐蘇王陳元之虞揭於文與詩皆兼精焉由其學之富才之全是以能人所不能而名高於一世吾郡之先輩傅君與礪希古之鉅儒而有合焉者也其官止於廣州文學卒之年纔踰四十而文章之譽著海內蓋其天才過人學識超卓范太史德機先生居百丈峯之下自少承其口傳者爲多迨遊燕都縉紳先生旣咸獎飭而諸公大人願見惟恐後其才優祿薄固時所共惜君旣卒後詩文俱嘗刻之捧其詩乃范虞揭三先生爲之敘流傳於四方也久矣君之弟次舟以後進願見之多而舊刻不存乃取而重刻之且續刻其文屬寅爲之序寅自弱冠遊

鄉校見君所爲觀瀾賦固已知其名敬其爲傑士且與君同邑生又同歲月而君之才名播京師結交海內士寅屏跡巖谷窮居以老乃竟不識君然所以知君者亦深矣其爲文春容而雅暢質不失之俚贍不失之浮固宜與詩歌並傳無愧於古之兼美者君子觀之當知愚言之非妄也
洪武甲子歲冬十月蒙陽梁寅敘

瓢泉吟稿五卷

文瀾閣傳抄本

元朱晞顏撰

前輩教人靜坐正欲使學者於靜處下工夫設不得已處事物應酬狎至之際有所搖奪將遂成間斷乎天下之理散在事物觀於靜未若觀於動求於簡未若求於繁爲得也爲詩亦然退之嘗謂吏人休白事公作送春詩鄭五作

相亦謂詩思在灞橋驢子上此猶戲語若孟東野喜平陵
水木幽深每坐石上吟哦至暮迺歸曹務盡廢則詩與事
果判爲二矣謀於野則獲於邑則否以裨謀一人之身心
隨境遷智愚懸絕又不可曉豈東野之詩亦求之於野乎
朱晞顏年甚少篤志於學大夫多從之遊顧其居近市蓋
屢隱也全塏之蓬勃里巷之喧啾車馬之阨塞日旁午於
前而晞顏方乃挾冊危坐若擺落世事初不介意然其親
承賓友泛應曲當未嘗廢事亦未嘗違俗而詩輒成軸紙
長三過讀之愈出愈奇擬古則不失古人作者之意詠史
則能得當時之情至於他詩各有思致大抵老蒼雋健尤
非近學所能窺俗情所能汨良可喜也予謂晞顏儻能於
事物應酬之際嘗存主靜之心不爲外奪則此理卓然隨

在而見亦隨在而有得何莫非學學進則詩益進他日又
當求之於此軸之外庚子夏五月十日陵陽牟巘序

鄭僖序曰瓢泉朱君曩仕予鄉州交分相得也當是時君
之才氣銳甚自謂天地間風月無盡藏平章在我化裁在
我故日以詩歌與騷翁墨客相頡頏不厭二十年餘復胥
會於錢唐而其氣益銳詩益奇其騫騰迅邁如大鵬遇風
之脫氛塏也其連軒清警如舞鶴出林之引圓吭也人所
于我獨紆餘由是知坡老所謂昌其詩不如昌其氣者益
信君嘗丞長林鹺事龐茸窵導夢疏日就成緒乃能與李
君五峯恣覽雁蕩山瓌容瑋狀倡和彪休風雲協其律呂
煙霞爲之澄廓於時運使本齋王公方巡眎其所職也改
容禮貌之無操約鑄譙意其在江西事尤劇吟詠不廢以

是知君之才周於世用不獨昌於詩而已至其爲文規繩古制不事浮靡麩生菊隱二傳尤爲奇贍幽蔚又不獨昌於詩而已予嘗觀吳草廬先生爲其先翁墓表稱君能詩能文有猷有守可爲良吏爲聞人蓋紀實云

番易仲公李先生文集三十卷

明永樂刊本

季滄葦藏書

元李存撰

前有墓誌銘

危素撰

末附虞集答書一篇卷首

有季振宜藏書印記

鄱陽先生李仲公蚤歲聞道其學得聖人傳心之精微與祝蕃遠舒元易吳尊光三君子遊並生其時志同而行合人號江東四先生云先生之道吾不得而知也渾渾乎千古之在吾前也浩浩乎萬古之存吾後也而先生以一心貫之吳文正所謂陸子之學如青天白日皦然不可昧者

至先生而驗乎予嘗謁先生先生年幾七十耳目聰明神氣以完真有道者也見予方繳纏訓詁爲解乾坤易簡予因是有省先生之道其大者旣如此其於文辭鑿鑿乎菽粟布帛之可服啖乎生人溫醇若經輩視韓歐無意於工而不能不工爾時之作者言談性命而不知文字之體或循蹈規矩而忽忘義理之實兼是二者千百無一二焉獨先生之文精深而切近高古而渾全天球古圭不足象其溫且臬也奔泉流水不足爲其峻且清也譬諸造化生物之亭蓄有未易識其端倪者歟先生嘗誨人曰六經三代之文漢唐可以無作漢唐之文後世可以無言嗚呼知言哉先生沒嗣子卓網羅放失得先生之文凡若干篇爲若千卷將畀諸梓以幸後世俾予爲文序其概先生予師也

卓予畏友也予何敢以固陋辭拒抑學者非少知先生之道則亦不能讀先生之文也先生之文道溢而言從之也
洪武癸丑諸生宜黃涂幾謹序

徐旭序

永樂三年

王和序

同上

鄒濟序

同上

滋溪文稿三十卷

舊抄本

元獻天爵撰

滋溪文稿三十卷江浙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趙郡蘇公之
文前進士永嘉高明臨川葛元哲爲屬椽時所類次也初
國家旣收中原許文正公首得宋大儒子朱子之書而尊
信之及事世祖皇帝遂以其說教胄子而后王降德之道

復明容城劉公又得以上求周邵程張所嘗論著始超然
有見於義理之當然發於人心而不容己者故其辨異端
闢邪說皆真有所據而非撥拾于前聞出處進退之間高
風振於天下而未嘗決意于長往則得之朱子者深矣當
是時海內儒者各以所學教授鄉里而臨川吳公雍郡虞
公大名齊公相繼入教成均然後六經聖賢下學上達之
旨縷析毫分之義禮儀樂節名物之數修辭游藝之方本
末精粗粲然大備蓋一代文獻莫盛于斯而俊選並興殆
無以異於先王之世矣若夫得之有宗操之有要行乎家
鄉邦國而無間言發於政事文章而無異本者抑亦存諸
其人乎公世儒家自其早歲卽從同郡安敬仲先生受劉
公之學旣入胄監又得吳公虞公齊公先後爲之師故其

清修篤志足以潛修大業而不惑於他岐深識博聞足以折衷百氏而非同於玩物至於德已盛而閑之愈嚴行已尊而節之愈密出入中外三十餘年嘉謨偉績著于天下而一誠對越中立無朋屹然頽波之砥柱矣其文明潔而粹溫謹嚴而敷暢若珠璧之爲輝菽粟之爲味自國朝治化之原名公卿賢大夫士德言功烈與夫儒先述作闡奧莫不在焉而浩然刪修之志未有止也初官朝著卽爲四明袁公伯長浚都馬公伯庸中山王公儀伯所深知袁公歸老猶手疏薦公館閣馬公謂公當擅文章之柄於十年後而王公遂相與爲忘年友夫豈一日之積哉昔者漢唐七百餘年惟董仲舒韓退之辨學正誼庶幾先王遺烈而尙論政理則莫如賈太傅陸宣公宋文學特盛而士大夫

之間不曰明道希文則曰君實景仁抑未知三公之視程夫子何如是故公平居教人必以程子爲模範而力求在己不務空言則從事於聖賢之道而審夫得失之幾也明矣故泐以謂讀公之文則當求公所學而善論學者又必自其師友淵源而推之可也至正十一年十有一月辛未日南至諸生新安趙泐謹書

蛻菴詩四卷

明洪武刊本

文瑞樓藏書

元張翥撰衡山釋大杼北山編集

嗚呼詩豈易言也哉大雅希聲宮徵相應與三光五嶽之氣並行天地間一歌一咏陶冶性靈而感召休徵其有關於治教功亦大矣然自刪後至于兩漢正音猶完建安以來寢尙綺麗而詩道微矣魏晉作者雖優不能兼備諸體

其鏗鐃軒昂上追風雅所謂集大成者惟唐有以振之降
是無足采焉逮及于元靜修劉公復倡古作一變浮靡之
習子昂趙公起而和之格律高深視唐無媿至若德機范
公之清淳仲宏楊公之雅贍伯生虞公之雄逸曼碩揭公
之森嚴更唱迭和於延祐天歷中足以鼓舞學者而風厲
天下其亦盛矣哉河東仲舉張公生於數君子之後以詩
自任五十餘年造語命意一字未嘗苟作至正丙午春其
方外友廬陵北山杼禪師以公手藁選次而刊行之來徵
言爲序余猶記公之言曰王者迹熄而詩亡詩未嘗亡也
而所以爲詩者亡矣善賦之士往往主乎性情工巧非足
尙蓋性情所發出於自然不假雕繪觀公之詩知公之所
畜厚矣春空游雲舒歛無跡此其冲澹也昆侖雪霽河流
沃天此其渾涵也灑氣橫秋華峯玉立此其清峭也平沙
廣漠萬馬驟馳此其俊邁也風日和煦百卉競妍此其流
麗也寫情賦景兼得其妙讀之使人興起誠爲一代詩豪
矣顧余謫材何足以鋪張盛美然託契於公非一日而又
重北山之高誼不得辭姑僭序之以冠篇首云豫章沙門
釋蒲菴來復序

右潞國張公詩集若干卷廬陵沙門大杼北山之所編集
也先是潞公於元季多故之際薨于燕都由其無後北山
爲之經紀葬事未幾天兵北伐燕都不守北山取其遺藁
歸江南凡選得九百首將刊板以行于世或有問於余曰
北山釋之有道者宜視身爲外物而乃汲汲於故人詩集
得非未能遺情乎余謂之曰至人不遺情古之高僧猶不

能免如梁慧約以苦行得道爲帝王師而哭其亡友甚哀
至賦詩曰我有兩行淚不落三十年今日爲君盡併灑秋
風前北山念潞公無後平日交友又皆異世淪謝懼其泯
沒無傳故仗義而爲之然亦何害於道其與約之情則一
也當元統甲戌間余識潞公子金陵後會于燕都于錢塘
蓋三十餘年固非一日之好觀北山斯舉豈能無動于中
謹書卷末如此若潞公之詩名震耀海內不俟余之稱美
故弗論洪武十年冬天界善世禪寺住持天台釋宗泐
蛻菴詩五卷 抄本 從子謙姪藏舊抄本影寫

元晉崑張翥仲舉著 分卷序次均與洪武刊本異五言
古詩堂堂一首五言長律題玉山詩一百韻七言古詩古
促促辭北風行螢苑曲諸篇洪武本俱闕案來復序云北

山杼禪師以公手藁選次而刊行之則洪武所刊爲選定
重編之本此或其原帙歟

栲栲山人詩集三卷 抄本

元岑安卿靜能著後學宋元僖重編

宋元僖序

貢禮部玩齋集十卷拾遺一卷 舊抄本 宋氏賓王手校

元貢師泰撰 前有玩齋先生紀年錄 朱鏞撰 卷九重修定

水教忠報德禪寺之碑曰寺舊有兩大桂茂甚宋廬陵下
闕宋賓王從活字本校補四十一字曰麟公住山日嘗製
其花爲香以遺誠齋楊公公答以五詩有天香來月窟之
句師因扁其坐禪之室曰天香以下仍闕賓王跋云欲訖
全文當求善本或于浙江通志慈溪志中求之蓋賓王特

未見天順刊本耳今天順刊本藏子謙姪處取以校勘因
扁其坐禪之室曰天香下尙闕五百六十九字亟爲錄補
始獲完善設賓王當日得見此本其愉快當何如耶

沈性刊板序

天順癸未

先輩論詩謂必窮者而後工蓋本韓子語以窮者有專攻
之伎精治之力其極諸思慮者不工不止如老杜所謂癖
耽佳句語必驚人者是也然三百篇豈皆得於窮者哉當
時公卿大夫士下及閭夫鄙隸發言成詩不待彫琢而大
工出焉者何也情性之天至世教之積習風謠音裁之自
然也然則以窮論詩道之去古也遠矣我朝古文殊未邁
韓柳歐曾蘇王而詩則過之郝元初變未拔於宋范楊再
變未幾於唐至延祐泰定之際虞揭馬宋諸公者作然後

極其所摯下顧大歷與元祐上踰六朝而薄風雅吁亦盛
矣繼馬宋而起者世惟稱陳李二張而宛陵貢公則又馳
騁虞揭馬宋諸公之間未知孰軒而孰輕也公以余爲通
家弟兄每合評其所著如東南有佳人嶰谷有美竹深得
比興日入柳風息芙蓉生綠水遠詣選體厚倫理如風樹
春暉樹風操如葛烈女段節婦李貞母陳堯妻感古如蒼
梧滕閣紀變如河決蘇臺論人物如耕莘蹈海遊方之外
如子虛道人楊白花吳中曲有古樂府遺音國字黃河可
補本朝闕製其他所作固未可一二數此豈效世之畸人
窮士專攻精治而後得哉蓋自其先公文靖侯以古文鼓
吹延祐間公由胄學出入省臺其風儀色澤雍容暇豫不
異古之公卿大夫游於盛明故其詩也得於自然有不待

彫琢而大工出焉者此也公年尙未莫氣尙未衰而尤嗜問學不止今爲天子出使萬里外他日紀錄爲風爲騷入爲朝廷道盛德告成功爲雅爲頌又當有待於公者豈止今日所見而已編是集者爲其高弟子謝肅劉中及朱鏐也別又爲公年譜云公字泰父號玩齋學者稱爲玩齋先生至正十九年秋九月九日會稽楊維禎序

玩齋貢先生昔授經宣文閣下僕時始至京師以諸生禮見得執筆墨承事左右凡先生之著作無不飫觀而熟味焉門人豫章塗穎會稽何昇嘗爲輯錄成編列卷數十侍講金華黃公宣慰武威余公御史臨川危公皆爲之序其後先生以使節廉問閩海僕適從以來南暇日輒竊錄其歌詩數百篇藏諸篋笥門生迺穆秦陽綱桂郁鄭貫等請

刻梓以傳嗚呼詩道至宋之季高風雅調淪亡泯滅殆無復遺國朝大德中始漸還於古然終莫能方駕前代者何哉大率模擬之迹尙多而自得之趣恒少也閒嘗觀諸二三大家之作猶時或病之況其他乎先生之詩雄渾而峻拔精緻而典則不屑屑於師古而動中乎軌度不矯矯於違俗而自遠於塵滓才情周備聲律諧和斯蓋所謂自成一家之言者也胡可掩哉若夫朝廷之制作金石之紀載則具有全集在焉至正乙未冬十又一月壬午朔門人邯

鄆趙贄書

玩齋詩集者中書戶部尙書宣城貢先生之所作而其門人謝肅朱鏐所彙而萃之者也先生蚤侍先文靖公遊京師入胄監而聲華赫然爲六館諸生之冠當是時文靖方

在朝而諸先生若草廬吳公松雪趙公四明袁公巴西鄧公清河元公雍虞公石田馬公豫章揭公廬陵歐陽公先後以道德文章鳴海內而先生遨遊其間講明論議涵濡漸漬所得者深所蓄者大其學該博而闕衍其識高明而超卓其才瑰奇而雄偉其氣剛大而振發故其於詩也得乎性情之正止乎禮義之中博而不冗約而不嗇直而不倨切而不泥舒而不緩奇而不險深而不晦優柔而不迫和平而不躁雄放傑出而不蕩以肆如江河盪潏而莫測其涯也如風霆變化而莫見其迹也如雲霞卷舒出沒晻靄千態萬狀而莫可名言也誠所謂一代文章之宗匠者矣用壬曩歲辱在翰林先生時爲兵部侍郎閒出平生所爲詩文亡慮數千百篇謹受而讀之欲爲次其簡編以成

一家之言而亦得託名於不朽則先生以都庸使者持節南邁而不果矣其後用壬以使事還江東遭時孔艱流離顛沛聲迹之邈不相聞者且數年今年春先生將漕閩廣粟道出海昌值海上有警而遂留居焉用壬日陪杖屨散步林臯從容進曰先生昔所示文若詩敢請以畢前志先生喟然嘆曰自喪亂以來圖書散失吾文藁之所存者十亡一二今吾老矣追思盛年之所作殆不可復已然吾胸中之耿耿者猶在雖孤客遠萬而感時撫事未嘗不形之詠歌也因發篋中所藏前後得四百餘篇披閱數四於是知先生之學益至而識益遠才益廣而氣益充非仁義道德之素積于中歷困窮患難而不動其心者安能若是也哉亟欲頌之成帙適有校藝江浙之行又不果旣歸則其

門人謝肅已序次之矣惜乎用壬不能輯錄於未散失之前而肅也迺能掇拾於已遺落之後非惟有愧於先生而亦有愧於肅矣然而肅是編之成獨非用壬之志之所存乎用敢序于篇端至正十九年秋八月望日諸生桐川錢用壬謹書

至正五年春宣城貢先生以翰林供奉出爲紹興推官而文聲政譽赫然傾動乎東南東南之民旣德之士而志于學者亦皆爭出門下惟恐在後于時肅年尙少沉伏下里雖不獲仰承緒風餘論往往聞大夫士有誦先生詩若文者則必錄而識之以自致其忻慕之心焉又六年肅始就學郡庠則先生已去郡值朝修黜陟之法而大臣有薦先生者在紹興治理爲兩浙第一者遂以召復入史館矣自是

參贊經筵司業國子以敷歷於省臺之間而治聲大振播於人人聞於朝廷朝廷之倚任日益以重而海內之人識與不識咸望先生之大用於時也如肅者旣抱其忻慕之心至是則重是歎曰先生今天下人豪也肅安得一受指教以足平生之志願哉又八年春肅以游學來杭適先生退自政府始得謁拜于吳山舍館先生受而不拒列于弟子員後使十餘年欣慕之心一旦傾寫庸非幸歟未幾朝廷詔先生以戶部尙書總漕閩廣道出海昌值海上有警因留居於州之北門凡七閱月而先生起居食息之頃肅未嘗不在侍也說經之暇聞授肅以作文賦詩之法肅旣籍記之復退取先生詩文之藁而讀焉見其名友迂者則武威余公序之名玩齋者則金華黃公序之名東軒者則

新安程公序之其論夫行于今而傳于後者何其詳且備耶然考其卷帙則錯亂無幾問之先生則知皆殘缺遺亡於流離患難之餘矣亟與新安胡彥舉錢唐劉中海昌朱鏐力加搜訪或索之記憶或求之卷冊或錄之金石得古賦歌詩論辨書啟記序表狀碑誌贊頌雜著凡若干卷而學者猶以未之快覩爲慊焉於是先取詩歌大小三百餘篇繕寫成帙題曰玩齋詩集且復于同志曰先生之詩本之以精博之學發之以雄偉之才資之以高明之識備是三者而不苟于作故作則沛乎其莫禦方其意之運也如老將赴敵某執弓矢某執干戈某執旗鼓俾各從其所令合以正而勝以奇奇正相因循環莫測而節制斬然不亂及其辭之措也如大將作屋鳩衆工而聚羣材某爲梁某爲棟某爲椽桷俾各精于所事迨夫屋之落而環視之則門廡堂室秩乎其序黝堊丹漆煥乎其文而莫有見其攻琢之痕繪畫之迹者惟其運意措詞各極其妙故雖縱橫上下出入馳騁而萬變不窮也凡其宦轍所歷若皇都上京大河以北長江以南九州萬里之外其趨朝扈駕則有際遇之深恩錫之重其出使反命則有諮諏之勤靡及之歎其孤客遠寓則有游從之適登臨之勝是以文物禮樂之光華民俗尚之美惡名都重地之壯觀與夫忠臣烈士之節概蠻夷下國慕義而來王者一切可以形之咏歌則莫不卽時而紀事託物而引興與從官大臣文儒逸士相爲倡和而其音節體裁舉皆清俊奇古雄渾雅健有典而有則固非風容色澤流連光景者可同日而語也蓋自

風雅以來能集詩家之大成者惟唐杜文貞一人而已繼
文貞而興者亦惟我朝雍虞公一人而已試以道園所錄
合先生是編而並觀之則未知其孰先而孰後也雖然卽
其詩又烏足以知先生哉先生說經必極聖賢之指要使
學者深領其意而後止爲文章必出於已而無愧於古作
者在官政必欲上盡其道而下懷其德雖古循吏有不及
至于出處大節俯仰無愧每謂禹稷顏回同道而孔明之
煩未嘗不與淵明同其靜此則先生素所自養而窮達一
致者也故或掃室焚香抱膝危坐而終日不動或露晨月
夕宇宙軒豁則散策海上逍遙閒曠而默識夫造化之妙
以自適其天下之樂則浩然之在胸中者爲何如而視功
名文學直其末事爾功名文學猶視爲末事矧所謂詩歌
者耶而肅等汲汲於此則固弟子之宜爲然先生所作率
多黼黻國家太平之美迺今編肆於干戈危急之秋毋亦
思治之義也乎遂書以爲序十九年夏五月甲子朔門人
上虞謝肅拜手謹序

國朝統一海宇氣運混合鴻生碩儒先後輩出文章之作
實有以昭一代之治化蓋自兩漢以下莫於斯爲盛矣當
至元大德間有若陵川郝文忠公柳城姚文公東平閻文
康公豫章程文憲公吳興趙文敏公皆以前代遺老值國
家之興運其文麗蔚質奧最爲近古延祐以後則有臨川
吳文正公巴西鄧文肅公清河元文敏公四明袁文清公
浚義馬文貞公侍講蜀郡虞公尙書襄陰王公其文典雅
富潤益肆以宏而其時則承平浸久豐亨豫大極盛之際

也今天子元統以來致治爲尤盛而文學之士至于今則遂以日繼淪謝而幾於寥寥矣如廣陽宋正獻公豫章揭文安公待制東陽柳公承旨濟南張公參政趙郡蘇公皆不可復作而承旨廬陵歐陽公論德東明李公侍講金華黃公雖歸然猶存而亦旣老矣其方嚮任用而擅文章之名者惟吾宣城貢公平公之先君文靖公在延祐中與諸公齊名公克承家學又蚤游上庠受業諸公間故其問學培植深厚見於文章者氣充而能暢辭嚴而有體講道學則精而不鑿陳政理則辨而不夸誠足以成一家之言而繼前人之緒矣後之欲知一代治化之盛者此其有不足徵者乎雖然公之所表見不特文章而已其於政事尤長也其爲理官治行最列郡其爲御史所論列皆天下之大

務居夏官則奉詔覈驛戶於北境司水衡則朝廷復以中原餽饟之事倚之凡其所至輒有偉績不可遽數也大抵政事文章本一揆也達事情而號令明執法度而賞罰久此政事也而文章豈外是乎嗚呼兩漢遠矣考之唐宋論文章則韓文公歐陽文忠公論政事則陸宣公范文正公而已公之文章實追韓歐之法其於政事不猶陸范之志哉抑非韓歐不施於政事而陸范不著於文章也就其所長合而求之斯爲善論公者矣夫讀其文必也論其人求其人必也論其世故禕序公之集因得以具述焉公名師泰字泰甫起家國子學生累遷官兩入翰林爲應奉遷宣文閣授經郎陞翰林待制除國子司業遂爲吏部郎中拜監察御史尋陞侍郎復入吏部俄遷兵部侍郎出爲都水

庸田使今遷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使云年月日金華王
禱序

余天性素迂常力矯治之然終不能入繩墨矯治或甚則
遂病不能勝因思以爲迂者亦聖賢以爲美德遂任之一
切從其所樂常行四方必迂者然後心愛之而與之合凡
捷機變者雖強與之然心終不樂也故暫合而輒去京師
天下聲利之區也迂非所宜有嘗陰以求之士大夫之間
得一人焉曰貢泰甫泰甫故學士仲章君之子能詩文少
遊太學有時名因自貴重不妄爲進取有所不可交者亦
不妄與交故吾二人者驩然相得若魚之泳於江獸之走
於林也時泰甫爲應奉翰林文字固多暇者卽與聚盍有
蔬一品魚一盤飲酒三行或五行卽相與賦詩論文凡經

史詞章古今上下治亂賢否圖書彝器無不言者意少適
卽聯鑣過市據鞍談謔信其所如而止及暮無所止則與
問曰將何之皆曰無所之也乃各策馬還自古暨今在公
貴人能求賢常少然自至元初姦回執政乃大惡儒者因
說當國者罷科舉擯儒士其後公卿相師皆以爲當然而
小夫賤隸亦皆以儒爲嗤詆當是時士大夫有欲進取立
功名者皆強顏色昏且往候於門媚說以妾婢始得尺寸
此正迂者之所不能爲也因翱翔自放無所求於人已而
皆無所遇子旣歸淮南泰甫亦以親嫌辭官歸除紹興推
官不相見者爲最久去年太原賀君爲丞相蒐羅天下人
才之有政譽者而泰甫之治爲浙東西第一迺得復召爲
應奉余適入朝爲待制相見益歡計其別十年矣吾年少

於泰甫須髮皆白而泰甫銳然面紅白如 出其別後所
爲詩文甚富且大進益知泰甫真豪士也夫以士之賢無
所遇而淹於下僚宜其悲憤無聊而不能盡也顧乃自樹
卓卓以其餘力而致勤於文學且其貌充然非其中有所
負蓋不能爾然則吾泰甫之迂又過我遠矣夫古之賢士
多不兼於文藝文藝雖卑而世亦貴而傳之者愛其人故
也不賢者之於文藝雖極其精人猶將賤之亦何以爲也
泰甫忠孝人也其功名事業當不待文與詩而傳而况於
兼有之耶余昔與之別今見其文如此今又當別去計相
見時其文又必有過此矣於其行也序而識之年月日青
陽山人余闕序

方今士大夫號稱文章家多推宣城貢氏而泰甫其尤秀
出者也蓋幼聞先翰林公過庭之訓蚤受業太學博士在
朝又得與虞揭歐馬諸名賢游爵位通顯故其文章爛然
宏博靡麗卓邁雋偉高者可以追配古人非當時流輩所
及也蓋嘗有友迂集余左丞廷心公序之又有玩齋集黃
太史晉卿公序之美矣詳矣今又有東軒集焉徵序于余
夫以先生之文當時所推重將不賴二公之序以傳二公
之文章固高一世猶不賴以傳况如余之昧昧者乎是以
低回畏避而不敢也雖然先生脫吳門之難棲遲海上者
三年益得肆其問學之功及丞相迫起之不得已爲兩浙
運使才志又不得以大展則抑遏隱忍以就筆研之末載
其道於書故其陳義之高屬辭之密深厚爾雅又非前日
友迂玩齋之比矣是不可以不知也太史之稱虞卿韓昌

黎之論柳子東坡海外之文少陵夔州以後之詩彼皆有所激而進也余於東軒亦云東軒在杭之校蓋所寓也余非敢序東軒之文也因東軒之文而有感焉故書之云爾至正戊戌十月望新安程文書于越之蜀阜僧舍

沈性拾遺跋

燕石集十五卷

抄本

元米契撰 姪太常奉禮郎彊編次應奉翰林文字危素校正

漢初詩學方興燕人韓嬰作外傳數萬言史稱其言與齊魯殊又言嬰嘗傳易燕趙間人喜詩故詩傳而易微余讀是有以知燕之爲詩蓋千有餘年于此外傳言奇詭卓犖而詩之爲教本乎山川之風氣人物之性情者也燕東遼

海通蓬萊西北控并塞自昭王好神仙往往招致畸人方士于其國至若豪俠則易水之歌漸離之筑楚漢間安期生蒯通兩人者則又嘗合二者之奇爲一矣其風聲氣習歲月之鬱湮世故之感發不激爲變宮變徵之流則溢出爲騷雅歌行之盛一氣機之宣流耳翰林薊門宋君顯夫示余詩若干首予讀盡卷來求一言之陳無有也雖大堤之謠出塞之曲或馳騁乎江文通劉越石諸賢之間而燕人凌雲不羈之氣慷慨赴節之音一轉而爲清新秀偉之作吾知魯齊老生之不能及是也奈何猶以燕石爲名其集耶顯夫年強仕所作當日富所造詣未易窺姑序余所睹記如是云至順元年三月丙子奉政大夫藝文少監長沙歐陽元序

延祐中朝廷大興文治予友朱顯夫從其兄誠夫自江南來而大小宋之名隱然傳播于京畿未幾誠夫果魁多士久之顯夫亦賜同進士出身初顯夫兄弟從親宦游于江漢之間日益貧窶衣食或不充故其爲學時精深堅古下至稗官傳記亦無不覽詩尤清新飄逸出奇古若盧仝李賀之流蓋喜其詞以摹擬之及聞貢舉詔下始習經義策問旣擢第遂入館閣爲校書編修修撰待制又嘗爲太禧掌故中臺御史山南僉憲最後由國子司業入翰林爲直學士至正丙戌之春年五十三以卒諡曰文清誠父累官至禮部尙書國子祭酒諡曰正獻始者誠夫之卒顯夫屬余序其文後今顯夫之亡其子國子生顓彙其稿徵序于余夫宋氏文學之偉固不待予言而傳也第念伯仲方以

才能進用不極其至相繼淪逝此中外有識之士重悼惜也昔者仁皇開設貢舉本以教求賢才作興治化今觀累舉得人之盛或才識之長裨益國政或文章之工黼黻皇猷議者不當盡以迂濡異懦詆訾之也嗚呼去古雖遠士之卓然能有所見毅然能有所守又豈無其人哉或彼怵之以利害視之以禍福事勿合義言不中度詭隨而或不

能盡識也余以交遊之久故深知之知之深則其哀之也切是則國家承平百年德術涵濡而庠序樂育多士之功豈第求其文章言語之工而已顯夫家本京師故題其集云燕石云至正六年冬十月朔集賢侍講學士通大夫兼國子祭酒趙郡蘇天爵序

予卧病日廬有禁近之擢迫命就道惶汗無措而竊自喜

幸故人宋君顯夫實直學士協從侍從自公論文亦一樂也。比予入京前十五日而顯夫卒矣。予病亟歸不得省其孤。承詔傷來顯夫已贈國子祭酒諡文清思而不可見惜哉。孤顓奉燕石集拜泣且曰：此先子所遺兄彙編次者也。世父至治集公實序之。敢援例以請。子序誠夫文不一紀。又弟 人之生世其可悲也。夫顯夫兄弟入京首與子遊。盡視予所著睽離有作必寄。故知其長蚤且悉也。及閱顯夫稿則未相識時歌詩已嘗及予。重以三十年分誼之篤。可辭乎。國家設貢舉陶天下以經術餘三十年矣。文當日昌而名能著見者何其指之不多。屈也。積儲之不厚也。造詣之不遠也。取而隨竭發而自梏拘拘規放而俛俛乎所適者。卻曷得乎雅其有所本也。有所參也。該洽沈潛心

有所得濟以定刀而熟之則 也。決滄淵而灌溝澮策堅乘而走康莊庶乎其達矣。顯夫登甲子科考其作未有貢舉前已汨汨矣。視誘利祿而重得失。忽于播而急于獲者。不有間乎人知其才而不究其積儲造詣之有素也。而今序其集而原其得俾後之觀者有激焉。集若干卷。文若詩樂府若干首。自名燕石然世皆信其爲工也。曠由奉禮郎爲丞相東曹掾彙從父之文不使遺逸不愧顯夫之姪矣。顓甫襄事卽謀刻父文。宋氏之後其益昌矣哉。至正六年歲在丙戌冬十一月旣望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知經筵事安陽許有壬序。

宋君顯夫諱襲大都人。由進士累官至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同修國史。贈中大夫國子祭酒。勲輕車都尉。爵范陽郡

侯謚文清其先君前至元初宦遊江左時君猶未生諸兄
隨侍去延祐間借次兄國子祭酒諱本始還京師都人莫
能識朝士大夫亦莫知之也宋族中一二長老纔能記憶
祭酒以古文著稱亦精于經子書顯夫獨以詩行不半年
交上下聲名籍甚號曰大宋小宋祭酒公至治辛酉進士
及第顯夫泰定甲子始登科實與子同年元統二年祭酒
公長成均予以司業貳顯夫嘗考文出東相知益深既而
祭酒薨又十三年顯夫亦去世嗚呼痛哉祭酒有至治集
而顯夫之子顓持君平日所作求序曰此先人手澤也自
名其編曰燕石又曰若心荀子曰藝至無兩能祭酒既能
文而善于詩顯夫既能于詩而善于文體製足尙可謂能
矣歐陽子曰窮而後工詩兩公敷歷臺省俱爲祭酒可謂
達矣雖然詩之列于經非藝也風形邦國雅達朝廷頌告
神明于此驗得失而識治亂蓋音聲之譜性情之曲也詩
變爲騷騷變爲賦漢魏而下盛于唐人苦心鏤刻極于思
致視屈宋猶霄壤而況于風雅乎宋金以來唐人又遠矣
文清公兄弟 學詩者方脫畧宋金之習可謂有功于詩
學矣自兩公之沒想其流風餘韻而未及方悲悼之無已
顓又拜懇甚至于是乎序資善大夫中書左丞知經筵事
太原呂思誠謹書

翰林直學士廣陽宋公旣卒且葬從子奉禮郎曠狀公之
行又與公子顓編以遺文十有五卷屬素校其脫誤而并
序其後比公以國子司業史官素實同修宋史及在經筵
爲公屬吏其何敢辭素方弱冠在江南山中聞公與伯氏

正獻公自江北歸聲名藉藉若晉二陸之入洛也未幾正
獻公對策大廷遂魁多士又四十年公亦舉進士天下方
期公昆弟至于大用然皆官三品壽不及六十而止論人
才者不能不爲之慨嘆焉然其志之所存者徒托諸策而
已公之于詩精深幽麗而長于諷諭其文溫潤而完潔固
足以成一家之言況隆于孝友而稱其情文者也嘗稽之
史燕之地昔者固多賢雋之士及唐室藩鎮强大石敬瑭
割其土地賂契丹更宋與金兵戈相尋其民無復休養生
息之樂至于詩書禮樂有勿遑及歷數百年而神元定都
于此投文息馬風俗丕變公之昆弟皆能奮自孤苦有所
樹立豈其適當休明之運以至然歟然則雖用之不竟其
才而其所傳者則固在此不在彼公之昆弟亦可以無憾
矣正獻公沒公狀其行輯錄其文曠之事公者又如此則
今宋氏之家法尤足稱也公諱璣字顯夫歷官行事當勒
之墓碑書之國史此不著至正七年七月甲寅應奉翰林
文字文林郎危素序

皇帝聖旨裏中書省御史臺呈據監察御史段弼楊惠王
思順蘇宣等呈嘗謂文章天下之公器不可無傳薦敷言
責之所先詎容緘隱竊見故翰林直學士亞中大夫知制
誥同修國史兼經筵宋璣行修而潔學正以醇識量宏遠
而能守乎堅貞文章倩麗而不越乎軌範與兄本俱由進
士並擢巍科旋歷清顯一時聲華縉紳奕煜觀其翰林供
奉史館著述之暇作爲詩文記序碑銘雜文一十五卷或
嚴謹純正或瑰瑋雄瞻或清婉富麗出入乎馬班之場遊

騁乎嚴徐之行頡頏乎沈謝之間是皆無忝誠可表儀後
進宜從憲臺具呈中書省于行省有錢糧學校官爲刊行
不惟斯人有光亦可以彰我朝文治之盛具呈照詳得此
送據禮部呈擬得上項事理合準監察御史所言依擬刊
行如蒙准呈照宜從都省咨移江浙省于各路有錢糧學
校內刊印行呈詳得此都省合行移咨請照驗依上施行
須至咨者至正八年八月日

秋聲集十卷

明洪武刊本

吳方山藏書

元黃鎮成撰

凡詩六卷文二卷實八卷每卷卷數俱留

木板心除一二三四五九十外餘亦留木蓋爲續刊地也
世行本四卷止有詩集此本雖似殘闕蓋當時本未全刊
讀後跋可見非不完本也卷末有姑蘇吳岫家藏印記

右秋聲集若干卷昭武隱君元黃鎮先生之所作也先生
學行卓異抱濟世之材不得志于有司慨然著書垂訓以
淑後學故發爲詞章雄贍富麗如飄風行雲大音希聲天
籟自鳴由其積之有素而學之有本故用之不竭而應之
無窮雖然秋之爲聲迺天地清肅之氣而燥舒之情具焉
抑亦有所激而鳴其不平者邪使先生達而在上則春風
噓拂草木回光諧治世之音召來儀之鳳其聲不在山林
而在廟廊矣朝廷訪求隱逸賁于止園僕之不才屢嘗薦
士于執政獨恨知先生之晚而今也力不足以振之徒重
遺賢之嘆三復是集中大篇短章諸體咸備皆有關於斯
世者豈徒言哉然則先生雖不仕而聲教在人 訓傳後
是亦爲政也雖越千載其可泯耶謹識此于卷後而歸之

至正十七年歲在丁酉十月己卯新安鄭潛拜手書

先君子所著秋聲集詩文離為十卷中懼已亥之亂已失大半所存者尚千數百篇鈞重惟先君子生平苦心萃於此集今已不全若復蹉跌淪沒則後人何所徵考其先世故用服膺寶藏不敢怠忽爾後遭值兵禍相尋雖倉卒避地亦必挾以自隨他雖重物亦弗顧也丁未歲伏承延平太守實齋吳公嘗繡梓以傳甫畢而世變無存鈞汲汲於刊行則力有所不逮今年秋始克命匠肇工而卷帙浩夥未獲全刊姑稱力為之繼此又當續刊也洪武十有一年冬十月甲子男鈞稽拜恭題

雁門集八卷

元刊本 汲古閣藏書

元代郡薩都刺天錫

卷首有毛子晉印記

千文傳序 至正丁丑

文瀾閣傳抄本

羽庭集六卷

元劉仁本撰

天台之山下盡東海者曰黃巖其別峯走曠原而秀者曰委羽委羽山之人有曰劉德元者頎然而清黜然而元飄然有遺世之念自壯時愛讀揚子書所為文往往有類而或過之後涉艱棘履險阨而作又益進其雄篇也浩浩焉不可端倪其小章也幽幽焉又不可破裂噫非元微之理存於心其所發者能如是歟余嘗即其人與之語矣因疑其山川之氣清淑者盡萃其身而又能養之全守之固而益充故其文山立而水行雲興而霆擊星辰之布列雨露霜雪之滋悴鬼神之冥顯人物之昭煥有若天地之所以

化生萬彙而非人力之可及文之元果若是否乎元之理
在其身有非他人之測識者或謂揚子雲行有所不逮然
其文又非後進所能擬是則所著太元經果元乎果非元
乎德元果知之乎余豈得而議之今輯所爲文號曰亦元
孰曰不可不然後世有劉德元者必好之矣軒轅彌明白
衡山來愛其文也故馮物而序之重爲歌曰悠悠太虛孰
可馮我欲馮之氣所乘坎壈窒盤紛不成精明純白道自
寧天台半落黃山青山中老人劉羽庭吟詩作賦如建瓴
軒轅道士來相迎袖中出我亦元經起伏萬狀不得名爲
歌此曲山月明宋無逸序

至正癸卯之冬十月余被戎事過上虞主胡師德氏有柳
生泰者謁求柳莊詩遂口占授之旣而朱君伯賢曰生能
致鬼神爲文詞多奇詭卽挾入密室請賦白雲巢篇余方
與客詹國器陳惟敬劉坦之僧震雷隱昱大明及胡生璉
立談頃伯賢亟出曰若有降靈馮于物者自稱爲韓愈氏
卽軒轅彌明書諸凡曰聞羽庭公能文章敢請見教邀余
及衆客入室余辭以無與似者大明取余近製守拙齋記
一篇質諸神神使誦之若有聽焉旣終誦乃書曰善則善
矣獨中間熙字誤此吾淮西碑中語也當作嬉衆皆驚愕
又書曰羽庭公近著亦元集吾請爲之序可乎凝神入思
頃刻附筆立就辭語絕類韓子體製因憶向在庚子正月
間夢偕士友論文俄而見巍冠博帶者馮虛陟降謂余曰
吾昌黎韓愈也授以片楮楮中有云文以載道道有顯晦
文亦爲之低昂道在日用間文貴平暢則道自然明白文

猶製衣也挈其領而禡之理斯順矣覺而記憶嘗以語卓君習之宋君無逸今序中乃曰吾嘗卽其人而語之矣斯言似有脗合乎前者噫蘇文忠公作昌黎潮州廟碑謂公之神在天下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在又謂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者誠哉言也豈余亦嘗信之深思之至煮蒿悽愴若或見之邪故不得遺置輒錄諸編左以備觀覽幸毋訝其迂誕焉是年月旣望天台劉仁本書

不繫舟漁集十五卷附錄一卷

舊抄本

元平陽陳高著

子上陳君旣沒之十有八年余過其里從其子訪其遺稿得詩文總若干首詩爲四言爲五言爲七言爲古爲樂府

爲律爲絕凡若干卷文爲記爲敘爲銘爲贊爲箴爲跋凡若干首加詮次焉釐爲若干卷題曰陳子上存稿俾藏于家敘曰夫所貴乎文辭者非以言之工而貴之也當理之言斯貴矣其言當理雖其人無足取君子猶不以人廢言而使之泯沒也況其人若子上者抗特操於亂世臨患難死生禍福而不易其志不汚其身可謂賢矣而其言也揆諸往哲而有合傳之來世而無愧可使泯沒而無聞乎此予于其遺稿所以不能已其情也六藝百氏之言子上無不學而以求道爲急凡詩文未嘗苟作要其歸不當于理者蓋鮮矣自爲舉子時其所作已爲流輩推重金華胡仲申先生以古學名嘗傲視一世人于文章靳許可獨敬愛子上而稱之曰能其擢進士也朝之名公鉅卿若翰林歐

公太常張公禮部貢公御史吳公助教程公僉謂子上之
文宜用之朝廷施諸典冊相與復薦之而子上以親老
取慶元路錄事南還赴任未二年度時不可爲輒自免去
擅兵柄而倔強州郡間者多欲子上用之而子上終不爲
其用周流東西常使人不知所至未嘗終月淹也最後總
戎其州者必欲脇致之子上遂棄妻子南至于閩又北至
于懷慶尋以疾卒既卒而其文亦無能爲收拾者以故平
生所作存者止此云嗚呼得其材于天成其學于己不獲
措諸事業而徒托之述作君子之不幸也至于述作又多
放失不幸抑何甚耶藉非子上所操自足以暴于世則天
下之于子上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此子之所以重爲
慨也其友謝復元氏欲率同志鑱版以永其傳力雖不逮
而未嘗忘之豈不猶予之情與豫章揭先生伯陽稱子上
之文上本遷固下獵諸子詩上遡漢魏而齊梁以下弗口
可謂知言矣復何所庸吾喙哉前翰林編修眉山蘇伯衡
序

自識曰至正癸卯十二月廿七日平陽失守余時在郡城
回至州南聞變倉卒同江浙行省都事王銓伯衡夜尋山
徑泥塗中崎嶇行六十餘里至麥城得漁舟浮海達安固
不及與家人別明年正月朔至南塘二月至樂清之玉環
迤邐道途隨處留寓念余以布衣舉進士辭祿歸隱已八
年矣守拙耕田歸老而罹此變間關遁逃非有所爲也求
無媿於心而已矣困厄顛沛之餘觸物興感率爾成詩聊
筆諸簡冊以示不忘間有應俗所作詩文亦并錄之其妍

醜不暇擇也至正二十四年春三月乙丑朔旦書

僑吳集十二卷 舊抄本

元括蒼鄭元祐明德著

遂昌鄭明德先生天資明敏高出倫輩其生於杭於書無不讀作爲文章抑揚頓挫反覆開闢一主乎理而氣以攄之若長江大河流衍滂沛汨汨數千百里而終歸之溟渤綽有古作者風旣壯來僑於吳比老乃彙其所作之文曰僑吳集授徽曰吾在杭亦嘗有作茲僑吳久而作之爲多故名焉子實見而知之者宜爲序之微不敢辭庸復於先生曰先生固僑於吳矣夫吳東南之一都會也山有虎阜靈巖之勝水有三江五湖之饒而遺臺故苑舊家甲第仙佛之宮 乎城郭之內外民俗富而淳財賦強而盛故

達官貴人豪雋之士與夫羈旅逸客無不喜遊而僑焉其僑何如不過卽其山川風物之美觴詠娛嬉以各適其所樂而已烏有如先生之僑寓哉先生以吳乃讓王之封國而子游北學於孔子與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得聖人一體爲文學稱首其流風餘韻未泯也斯其所以僑焉者正欲以聖賢之道資進脩之益耳豈徒籍乎山川風物以爲觴咏娛嬉之適而止耶則先生之僑異乎人之僑也已惟其異乎人之僑所以發而爲文亦有以異乎人也雖然文豈易言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文禮樂政治皆是也蓋其道之充乎中而其發於外者無非文如天之有氣則有日月星辰之光輝如地之有形則有山川草木之行列文實道之顯不可岐而二之也何子游之所以爲學絕

諸子各以所見著書是不獨文與道二而道之裂也已無有純全者惟董仲舒氏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揆其行事不戾斯言可不謂其文與道一者乎而韓愈氏曰所志於古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耳是亦知夫道之與文不可二矣然以實而考之則其文固未能一出於道至歐陽修氏蘇軾氏曾鞏氏文非不能爲也豈能與道弗二乎文而一出於道惟周程張朱數君子焉觀其易通易傳正蒙本義等書簡妙精切不惟輔翼聖經而幾可與之並由其得孔孟不傳之學故能若是豈嘗拘拘學爲之文哉徽竊聞先生嘗以文師承於金華石塘胡公四明剡源戴公此二公學羣聖賢之道者也其所以授于先生洎先生所自得者蘇曾諸氏之文而不失程朱數賢之道道未必不寓乎文文未嘗不載夫道文與道則一而子游之所以爲學者亦在其中矣奚必果僑於吳而后有所得也哉第假是以名編爾徽生也後誠吳人也父祖以上居吳累世矣然於道詎有所聞而文亦莫之能措於先生豈弗甚可愧姑從命強顏爲之言是集也爲古今詩銘箴贊題書疏序記碑誌總若干篇釐十有二卷於戲有道之文當傳之天下豈獨吳哉至正二十年歲庚子仲秋望吳後學謝徽序

張習重刊序

宏治丙辰

友石山人遺稿一卷

明宏治刊本

元王翰撰

前有墓誌銘

吳海撰

詩者聲之文也本於內而見於外者也仁義之發醇以正

忠憤之感激以烈驕侈之宣淫放僻之辭誕豈偶然之故而已哉粵自唐虞聖神以敬畏一心發而則爲賡歌愼念之語成周君臣以中正一理敷而則爲皇極敷言之教下迨乎三百篇之制或颯颯乎正音或未響之流變皆非有出於人心之外也戰國之間屈平氏以其忠憤奮激之心一寓於離騷之作炎漢以降蘇武諸葛亮以其忠直義勇之氣再變爲五言之體晉淵明得其沖淡自然之趣唐少陵寓其忠君憂國之誠又豈有出於是心之外哉洪武庚午余留案來閩郡庠生王偁奉其父友石山人遺稿謁余請敘其首余觀其詩毋慮百餘篇而詠於感慨者極忠愛之誠得於沖淡者適山林之趣已心異之而未盡知其詳及取其自決一首讀之凜然如秋霜烈日之嚴毅然有泰山巖巖之象出處之分明死生之理得然後知其嘗仕於勝朝而秉義於今日故凡其所作者皆心聲之應而非苟然眩葩組華者比且徵於余之向所云者爲益信也噫觀是編者固可以求其心求其心者尤當以景其行景其行則可以相忘於言語之外矣於余言何有哉因其請之勤而感其辭之寓遂書以歸之山人名翰字用文友石蓋其自號也時仲春初吉前進士監察御史廬陵陳仲述敘

張信跋

宏治八年

聞過齋集八卷

淡生堂抄本

元吳海撰門人靈武王偁編次進士永嘉胡宐校正 卷

首有山陰祁氏藏書之章板心有淡生堂抄本五字徐起王偁兩序後一題歲在辛巳一題歲次辛巳蓋建文三年

辛巳也革除之後跋經刊改故不著年號

徐起序 歲在辛巳

王偁跋 歲次辛巳

馬氏手跋曰淡生堂儲經籍蓋數千餘本銘識款印將爲子孫世珍百年之間散落人手近人有詩云宣綾包角藏經箋不抵當時裝釘錢可嘆也子偶得唐子西吳魯容集共四本繙閱一過魯魚帝虎脫譌極多殆不可讀以意揣度乙出而未有別本校對但可存疑而已因又嘆前輩好書嗜古宜皆校勘精善而傭書無知粗率苟且如此主人不之知也然則藏書雖多亦度閣不觀徒資富耳之談耳古人之精神心血其光氣熊熊時欲躍出于廢紙敗簾間又何怪其聚之不久而散落也與世之藏書者可以鑒矣

康熙癸巳夏六月餘姚馬瑗手記

鶴年先生詩集四卷 元刊本

元丁鶴年撰

卷一曰海巢集題門人四明戴稷編次卷

二曰哀思集題門人四明戴習編次卷三曰方外集編次

姓氏闕卷四曰續集題門人修江向誠編次後附鶴年兄

吉雅謨丁愛理沙及鶴年表兄吳惟善三人詩一十三首

昔者成周之興肇自西北西北之詩見之於國風者僅自

幽秦而止幽秦之外王化之所不及民俗之所不通固不

得繫之列國矣我元受命亦由西北而與西北諸國若回

回吐蕃康里畏吾兒也里可溫唐兀之屬往往率先臣順

奉職稱藩其沐浴休光霑被寵澤與京國內臣無少異積

之旣久文軌日同而子若孫遂皆舍弓馬而事詩書至其

以詩名世則貫公雲石馬公伯庸薩公天錫余公廷心其人也論者以馬公之詩似商隱貫公薩公之詩似長吉而余公之詩則與陰鏗何遜齊驅而並駕他如高公彥敬獲公子山達公兼善雅公正卿聶公古柏幹公克莊魯公至道三公廷圭輩亦皆清新俊拔成一家言此數公者皆居西北之遠國其去幽秦蓋不知其幾千萬里而其爲詩乃有中國古作者之遺風亦足以見我朝王化之大行民俗之不變雖成周之盛莫及也鶴年亦西北人其視數公差後起家世以勲業著而鶴年兄弟俱業儒伯氏之登進士第者三人鶴年乃泊然無意於仕進遭時兵亂逃隱海上邈不與世接凡幽憂憤悶悲哀痛苦之情一於詩焉發之觀其古體歌行諸作要皆清麗可喜而注意之深用工之至尤在於五七言律但一篇之作一語之出皆所以寓夫憂國愛君之心愍亂思治之意讀之使人感憤激烈不知涕泗之橫流也蓋其措辭命意多出杜子美而音節格調則又兼得我朝諸閣老之所長故其入人之深感人之美有非他詩人之所可及嗚呼若鶴年者豈向數公之流亞歟然數公之在當時皆達而在上者也世之士子孰不瞻炙其言辭鶴年遭夫氣運之適衰方獨退處遐陬而爲所謂窮者之詩以自慰其能知夫注意之深用工之至者幾何人哉知與不知在鶴年未足輕重第以祖宗涵煦百年之久致使遐方絕域之詩俱得繫之天子之國而鶴年之所以著明王化民俗之盛以與數公並傳於斯世者將遂泯無聞矣不亦重可悲夫故取其吟藁若干卷序而傳之

以俟世之知鶴年者相與諷詠焉耳鶴年之清節峻行已
別有傳茲不著至正甲午秋九靈山人金華戴良序
太學生戴習錄其師鶴年先生詩曰海巢集者請題其後
鶴年予友也其詩忠義慷慨有騷雅之遺意焉昔唐之僧
有讀其友盧仝之詩者曰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海神
知貴不知價留與人間光照夜吾讀海巢集亦云生其寶
之生其寶之虎丘澹居老人至仁書

此元刻元人丁鶴年詩余友顧澗菴歲試玉峯時所收而
以之歸余者也余向藏正統重刊本止三卷今元本分四
集一曰海巢集二曰哀思集三曰方外集四曰續集以附
錄終焉嘗取與明刻校勘分卷分體俱非其舊卽如海巢
一詩元刻在卷一或以是名集職是之故明刻列諸卷二

中失其旨矣他如哀思已下三卷皆有取意而後之稱者
僅據至仁一序悉以海巢名之有是理乎得此可証廬山
面目益歎元本之不致淪沒者幾希爰付裝池俾得附麗
不壞與元刻諸名公集同十襲藏之較嚮之塵埋故紙堆
中其顯晦爲何如耶嘉慶己未孟夏書棘人黃丕烈

江月松風集十二卷

文瑞樓抄本

錢唐錢惟善思復

撰

錢唐錢思復好學而有才當壯盛之年未嘗有紛華之悅
余見其詩益知其爲人思復知余之知之也悉出其生平
所著者以示余何其妥適清雋娓娓乎有唐人之流風焉
夫詩本於性情之微觀其音響韻致可以知其蘊於衷者
苟同於利欲而受變於世故之糾紛雖飾其言以爲詩固

不能逃乎識者之目矣思復養於內者完而接於外者不
雜故其發於言者若此嗚呼詩豈可強爲之哉余蚤歲亦
嘗有志於是顧爲貧所驅奔走埃壘之涂蓋久矣安得從
思復日襄羊於雲煙水石間以陶寫吾之所得於天者乎
至元後戊寅正月十日陳旅序

詩工於景物至晚唐四靈殆已無可掇拾皇宋涉於議論
遂謂議論非唐詩少陵就 時事議論亦多耳論者若置
少陵於唐詩外豈三百篇性情議論者非耶常人扭於所
習近時又倡爲對偶排比以爲律政如木偶人衣冠儼然
而無生氣流動謂可與言詩乎錢思復所作特妙未嘗不
議論而不口於議論未嘗不景物而不晚唐四靈於景物
亦浣花溪上見白頭亂髮兩耳人耶余嘗謂少陵詩詩則

律意則不律以詩律其不律之意以不律之意律其詩莊
生斲輪手蓋自有不可言傳者至論格高語響如居仁邠
老猶是第二義耳有能於此觀思復者自是一流具法眼
人至元五年春三月十六日淳安夏溥書

江月松風集爲有元錢思復手書草稿先民筆墨具有別
致好事家因裝裱成冊錢罄室曹秋嶽相繼收藏秋嶽亡
後伯兄駕激于金閭見之傾囊得歸一時爭相傳寫未免
有魚豕之誤此本乃予手鈔較對獨細惜有闕脫無從考
補至字畫間有舛誤亦從闕疑大抵古人手筆當仍其舊
不可妄以己意增損也所得更有張伯淳貫酸齋書卷元
人草元閣湘竹龍唱和并雜詩柬共此集爲三冊得于康
熙丙寅之杪春而鈔成于季秋之十三日東洞庭山又張

翁忒識

梧溪集七卷

舊抄本

元江陰王逢原吉撰

周伯琦序

至正己亥

陳敏政刊板序

景泰七年

吾吾類稿三卷

文瀾閣傳抄本

元吳臯撰

胡居敬序曰強圉作噩之祀余還江右抵臨江假寓天寧寺寺密邇郡庠因與教授吾吾吳先生舜舉游先生嘗語余曰郡承大亂之後民皆習武事厭儒術學宮雖存弦誦絕響教無所敷吾甚恥之旣而時異事殊先生屏居閭里闢一室績學藝文惟以奉親訓子爲務勢利紛華之習跡

之漠如也郡洊罹兵變干戈相承學宮荒闕袁筠之境遺民逸士聞先生名每延置其家奉贄請益雖武夫悍將多遣子弟就學焉四方搢紳大夫求詩若文戶履恒滿平居無事操觚染翰著述不厭境與意會必形之吟咏學者多傳誦之遭時多難竟齋志以歿惜哉先生沒十餘年其子均彙次遺稿屬爲敘余嘗見先生文集篇帙甚富今所存僅若此蓋掇拾於喪亂之餘不能全也先生之文典實古雅從容於法度之中其爲詩沖淡和平發乎性情之正世之工乎侈靡浮麗以流連光景嘲弄風月者不可並論也先生世家臨州履齋丞相之諸孫也蚤游吳文正公之門獲聞聖賢之學故處乎叔世卓然不易所守使得位而見諸用其事業必有可觀也詞章云乎哉均字仲權好學而

文能守其家學云

梁寅序曰余留郡城獲觀吳舜舉吾吾先生詩尤妙於五言如竹林清颯頓蘇煩鬱如蘭皋秋露奠殊塵境因嘆曰詩形于音音生于心心有所契音乃中節先生之詩中節之音也而余未能知之憶余弱冠時與先生同處豫章郡庠爲弟子員余之學未知方志有不定因謂人皆然固余之愧也後三十年先生爲臨江郡博士遂屢見之以急遽流離未暇考德問業知先生未盡又可愧也後又二十餘年而先生沒矣而始獲盡觀其詩文皆疊疊古人乃大愧焉以五十年之交友而知之未能盡何也其失原于自怠而闡于知人也嗚呼白首巖扃舊交零謝欲求如先生者與之上論風雅而下評近作其可得耶先生之子均以先

集見示凡先生行事前進士胡君居敬敘之詳矣余書此于後姑以見慕之之至而媿之之深也

詩權輿于康衢之謠賡載之歌而大備于成周之風雅頌後世雖有作者不可及已邵康節云自從刪後更無詩非無詩也無古人之詩也非無古人之詩也無古人之性情也五言起于李陵蘇武七言起于漢武柏梁詩之爲體非古也絺章繪句嘲風弄月詩之爲教非古也夫以古人之詩如彼而今人之詩如此謂之無果無詩哉其間有能以今人之詩體而寫古人之性情則詩之爲教猶有存者然文章與時高下漢魏之詩猶近于古下至六朝則綺麗之習勝而漢魏雄渾之氣亡矣迨夫聲入于律而絕句八句排律之作則號爲近體而拘拘于對偶嬾青配白爭以纖

巧新奇爲尙去古益遠然時之所趨其可少乎臨川吳舜
舉先生蚤知學詩而能上追三百篇之義作爲五七言古
近三體諸詩皆本乎性情關乎世教非汎汎而作者前嘗
爲臨江郡博士其淑諸人者多矣亂離以來全稿散失其
子均收輯遺篇于亂定之餘僅得若干首臨江稅課司大
使京兆趙君師常見而說之遂率郡中士友命工刻梓以
永其傳以余與先生相知之深微存其端余不敢辭張美
和序

樵雲獨唱集六卷

元刊本

金華雲顥天民景南葉顥撰

予誅茅結廬於城山之東隅林深而木翳水秀而峯奇居
處孤峻名其庭曰雲顥閉門卻掃謝賓客日與樵夫芻叟
盤礴乎丘園林麓之中披雲嘯月釣水采山無少休暇久
之移家城山之西隅負郭而樓居形勢虛敞窓戶軒豁而
南嶼北巘爭獻奇秀儼然之容蒼然之色入吾屏几清致
復不減於雲頂也東西相望不數里故吾得以幅巾便服
輕鞋瘦策從樵夫芻叟相往還于其間山迴路轉川鳴谷
應伐木之丁丁鳥聲之嚶嚶更呼互答斯樂何極斧斤之
餘濁酒自適觴詠談笑擊壤賦詩吟唐律五言

首雜詩若干首雖不足以關世教之盛衰亦足以敘幽情
寫閑適之興懷名其帙曰樵雲獨唱蓋予知樵夫芻叟相
與之娛而不知世俗之好樵夫芻叟知從予之遊又不知
予賦詩之趣薪桂老而雲山高寒音調古而巖谷絕聽得
不謂之獨唱乎幸而樵芻中有如朱翁子陶靖節葦園將

甘心與之揖遜周旋賡和酬酢商度古今天下治亂之得失評論高人異士出處之始終豁疇昔風誼之氣吐平生慷慨之辭散爲箴規發爲歌詩峭拔俊爽雍容舒徐放而縱之而言不肆收而藏之而文不拘振清風於亘古流遺嚮於無窮者也樵唱之樂無以易此不幸而世衰道微斯人儻不復見則予長抱山阿寂寥千載誰賞之歎而獨唱之旨其有以夫豈至正甲午重九前四日雲顛天民景南葉顛序

六藝之文唯詩最能感物動情故詩有興有比能多識山川草木鳥獸蟲魚之名能關古今治亂世教盛衰之運能發忠臣義士懷邦去國感慨嗚咽悲壯幽憤之音能起山人野叟遺世絕俗曠逸放達高蹈遠舉之趣可謂樂而不淫怨而不怒居泉巖瀑不足助其清奇花卉不足妬其豔孃嬌媚敢望其閑遠真淑之豐容武夫英雄曷並此英毅剛堅之氣概美矣哉詩之德也夫自屈宋之後寂無聞焉漢魏而下曹劉沈謝陶韋李杜歐蘇黃陳輩出留心肆志沉酣斯文奮雄才宏辨於風騷翰墨之中吐奇言妙句於乾坤風月之下上可繼三百篇之緒餘下可爲千萬載之格範僕江左遺民東陽逸叟學問不高天資素下寡於游從懶於趨附廝收論交漁樵同調採山釣水飲酒賦詩相羊林泉逍遙歲月狂吟數百篇身老丘園眼空湖海旣無賢師開發盲聾復乏良朋評論工拙寔成獨唱敢慕孤高雖無烟雲出沒變更之雅態尙多溪山登覽賞翫之清歡雖未能驚世駭俗粗可以訓子示孫俾曾元之後咸

知迺翁能以愚拙自牧勤苦自將安分娛樂終老于茅廬
庶可免夫馳聲走譽競進苟取之慚云嘗至正庚子中秋
日雲顥天民景南葉禹後序

東維子集三十卷附錄一卷

明刊本

元會稽鐵厓楊維禎廉夫著 闕卷一至八抄補 金吾另

藏一抄本後有王俞跋跋云楊廉夫博極羣書自成一家
言第篇章零落未覩其全太冲袁老素號藏書慨然見投
如獲珍寶汗雨淫淫不妨校勘茲因完刻以廣其傳漫識
于此云云蓋卽刊刻者所跋惜未著年月未知明何時刊
本也

鐵崖文集五卷

元刊本

元會稽楊維禎著毘陵朱昱校正 前有鐵崖先生傳卷

首圻城老父射敗將書上夔夔平章書兩篇東維子集鐵
崖漫稿俱不載卷末有姑蘇楊鳳書于楊州之正誼書院
一條

鐵崖漫稿五卷

抄本

從吳門黃氏藏舊抄本傳錄

元楊維禎撰

卷四末有無名氏跋云鐵崖之稿多矣而

卒莫能見其全予幼時以周桐村所錄一帙錄文四十九

首歲戊子 至正八年 或自雲間來別以錄稿一帙售予凡文一

百五十首因以鐵崖漫稿目之而以幼所錄者附其後云
云又云予所獲者有復古詩三卷案復古詩係至正時章
琬所編則編輯者當與琬同時俟更考之

無名氏序

殘闕

無名氏跋云鐵崖之稿多矣而卒莫能見其全予幼時或

以周桐村所錄一帙乞余錄之予時尚惰於筆墨恨錄之未全僅獲其文四十九首遂索去迄今殆三十五載矣間取而觀之字畫訛謬且多草率可笑未暇檢校又恐其散失而無附麗歲戊子或自雲間來別以錄稿一帙售予所爲文凡一百五十首距今又二十年因以鐵崖漫稿目之而以幼所錄者附其後蓋余所獲者有復古詩三卷有史鉞二冊以板籍大小不侔別裝潢而藏之云

嘗觀楊鐵崖先生文章其出語奇絕且立意不苟始雖放逸而卒歸于正要未易泛然而觀之也余酷喜之每詢求於先生諸門人或得之朋儕戚黨處日積月累手抄數百篇成二帙置之几案間日常展誦若使韓柳復生必以爲然也嗚呼先生平昔詩文何時遇好事者悉鏤諸梓廣其所聞以惠來學將有大快千古不亦宜乎昔洪武十四年五月九日前從仕郎湖州路德清縣主簿謝氏九疇書于遺安精舍

鐵崖先生詩集十卷

抄本

從吳門黃氏藏舊抄本傳錄

分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集甲至丙

曰鐵崖先生詩集丁戊二集曰鐵崖先生古樂府後集丁

集題太史金華黃潛晉卿評點門人雲門章琬孟文編注

戊集前有至正丙午章琬跋已集曰鐵龍詩集曰鐵笛詩

七言絕句庚集曰鐵笛詩七言律辛至癸曰草元閣後集

壬集題孫月泉輯錄月泉未詳何時人述古堂書目有楊

鐵崖集十卷未審卽是書否

先生自言余三體詠史用七言絕句體者三百篇古樂府

體者二百首古樂府小絕句體者四十首絕句人到吾門者章木能之古樂府不易到吾門張憲能之至小樂府二三子不能惟吾能之故玉峯李著作先生推爲詠史手言至正丙午夏五月上吉門人章琬拜手識

夷白齋稿三十五卷外集一卷

舊抄本

汲古閣藏書

元臨海陳基著金華戴良編 卷首有汲古閣毛子晉印

記

戴良序曰夷白齋稿合四百五十四篇通奉大夫內史臨海陳先生所著良旣訪之先生盡得其稿而編次之以爲三十五卷而復序其篇目曰世道有升降風氣有盛衰而文運隨之故自周衰聖人之遺言旣熄諸子雜家並起而汨亂之漢興董生司馬遷楊雄劉向之徒出而斯文始近

於古迨其後也曹劉沈謝之刻鏤王楊盧駱之織艷又靡然于當時至唐之世而昌黎韓子以道德仁義之言起而靡之然後斯文幾于漢奈何元氣僅還而剝喪戕賊復浸淫于五代之陋直至宋之劉楊猶務抽青嫵白錯綺文繡以自衒後七十餘年廬陵歐陽氏又起而靡之而天下文章復侷于漢唐之盛未幾歐志弗克遂伸而學者又習于當時之所謂經義者分裂牽綴氣日以卑而南渡之末卒至經學文藝判爲專門士氣頹敝于科舉之業而宋遂亡矣文運隨時而高下概可見矣我朝興地之廣曠古所未有學士大夫乘其雄渾之氣以爲文者固未易以一二數然自天曆以來擅名于海內惟蜀郡虞公豫章揭公金華柳公賁公而已方是時祖宗以深仁厚澤涵養天下垂五

六十年而戴白之老童兒幼稚相與鼓舞于里巷之間晏然無以異于漢唐宋之盛時故一時作者率皆涵淳茹和以鳴太平之鴻休其摘詞則擬諸漢唐說理則本諸宋儒而學問則優游于周之未衰學者咸宗尚之並稱之曰虞揭柳黃而本朝之盛極矣繼是而起以文名家者猶不下數人如莆田陳公之俊邁則有得于虞公新安程公之古潔則有得于揭公臨川危公之浩博則又兼得夫四公之長者郁郁彬彬何可及哉近年以來獨危公立幟詞壇自餘數公嘗想見其風采習聞其聲咳邈然其不可接者久矣于是淪沒殆盡而得先生以紹其聲光先生黃公之高第弟子嘗負其所有溯長江游吳中久之自吳踰淮泝黃河而北達于燕趙留輦轂之下久之于時雖未有所遇然

自京師及四方之士無論識與不識見其文者莫不稱美之不置則其得之黃公者深矣豈惟黃公蓋自虞揭而下數公亦皆得而師友之故其爲文雍容紆徐如冠冕佩玉周旋堂陛之上馳騁操縱又如風雲地鳥按行于陣伍之間而音節曲折則與前之數公如出一律也後由京師還吳中居無何我吳王聞其學問卽以樞府都事起于家不幾年間遂屢遷而長其省幕其後調太尉府叅軍由叅軍升內史迹愈顯而文逾工國家之制作及四方之求之者皆隨手應之蓋沛乎其無窮矣夫自周衰以來至于今幾二千載其閱世非不遠也歷年非不久也能言之士非不多也斯文能自振拔以追于古者惟漢唐宋及我朝此四世而已而四世之中士之卓卓可稱述者又不過數人焉

何才之不數出而人之難得若是哉於此有人焉能以卓卓可稱者自期待又幸遭逢于時而得大肆其著作世其可不爲之貴重之歟某於先生之文讀之累月曾不能有所去取于其間雖片言半幅咸取而錄之者所以明先生于一字之微皆可爲斯世之貴重也先生爲人溫良慈惠其從政寬易愛人與人交於恩義最篤雖待臧獲初未嘗疾言厲色平居益雍雍如也若先生非所謂有德有言者耶夫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故予序先生之文而併及大要可紀者如此先生名基字敬初夷白齋乃其自號也故以題其藁云至正二十有四年歲在甲辰夏五月朔旦書

石門先生文集七卷

明刊本

元臨江梁寅孟敬撰門人黎卓崇瞻編次

鄧伯言玉笥集九卷

抄本

元劉雅

世謂文章有臺閣山林之殊故其氣有溫潤枯槁之異文章固然詩之爲道亦猶是也余獨謂詩之作也有正變焉正固爲盛至于情發于聲止乎禮義又變之不失其正者也情之所發言辭出焉聲之所止禮義存焉故氣應乎外情發乎中若功業加于民聲光昭于時則其氣自壯和順積乎中英華見于外則其情自宛氣可以學而爲情不可以強而至會謂山林之不可爲臺閣臺閣之不可爲山林乎譬之太羹元酒醇醪雋永查梨萍菹淡腴酸澁食者各適于口而其出于自然者蓋不以氣而以情也余友鄧君

伯言行純而學優才美而志遠少力于學壯而未行老于風騷乃有所得其爲詩歌每出人意表簡而不疎直而不俚其間道氣運之盛衰論人事之得失往往從容不迫而意已獨至使接踵陶韋間未見其大相遠也視所謂山林枯槁者蓋不侔矣是果氣使之然與抑情乎哉嘗示余以所爲玉笥集數百篇且求爲序余因諷味省感焉嗟夫今之于詩道者或氣滿志得則不服以爲或羈愁窮困則不得以爲若君者學于少得于壯成于老富貴榮達之心雖淺而溫柔敦厚之度愈深是果詩之幸與其亦君之幸也與將見由變而之正由山林而之臺閣所謂宣宮商諧金石以鳴國家之盛者未必不在于君也吾老矣幸或見之尚當有徵斯說姑以是爲序洪武乙卯七月旣望臨川老

友蠖閣道人何淑書

余老處巖谷諸賢以詩貺余者亦多矣及觀鄧伯言父玉笥集爲之竦然知其得之天趣異于強作之者也詩之搜羅以爲富雕繪以爲妍索幽以爲奇放情以爲豪若是者工則工矣謂得古作者之意則未也伯言之所造蓋已深故沖澹自然華不爲媚奇不近怪雄不至放求合典則故宜然者哉前御史丁君子堅評其詩謂其好尚之專且久故清麗自然使居通都大邑觀明堂郊廟之盛發而爲金鐘大鏞之音又當不止于是斯誠不易之論余雖欲加之一辭未有能過之者也雖然伯言吐其胸中之奇以攬夫玉笥山水之秀亦奚有不足韋應物雖專城美祿而詩多泉石之趣孟浩然屏居草野無郊廟之著作而其詩亦顯

伯言于韋孟近矣而進之益不已則知之者當益衆余之言何爲哉特深好其集故因觀而畧論之耳洪武乙丑秋八月望蒙陽梁寅書

觀鄧君伯言詩如春風林鳩卉木鮮麗泉石清冷時禽嚮答自然天趣有動人處由其好尚之專且久也推是心以往何事不可求使居通都大邑觀乎明堂郊廟之制作則又將有得發而爲金鍾大鏞之音矣古有太史采詩以觀民風設今有之則君之五言冲澹中多古意歌謠善諷切最近人情有足采者矣尚勉焉以俟洪武丙辰之歲子月下泮前承事郎監察御史丁節子堅書

古今論詩以平淡爲貴然欲造平淡者非工夫深至不能也晉陶淵明唐韋應物柳子厚三家世所謂詩之平淡者也以今觀之狀難寫之景于目前含不盡之意于言外其風調高古而辭旨簡遠有非區區模擬所易誠可謂深造自得者與或者以淺近視之是猶見玉器之天成而以爲無事乎椎鑿也其可乎哉予至永豐之三年間新塗鄧伯言氏工于詩而未之見也一日其友徐伯澄來示其所著玉笥集且曰伯言恬退之士於書無所不讀然皆以用資爲詩其用心勤矣舍于同里黎季敏氏垂十年而情好甚篤也季敏尚友而好義又深知詩將率同志哀其所著命工鋟梓以傳于永久蘄一言以爲引余讀其詩大抵清遠條達不爲險艱藻繪之語澹泊和平而無忿懣哀怨之意蓋其情性然也抑亦工夫深至造于平淡之域嗚呼其亦有得于三家之風調者乎雖然余何足以知伯言昔者歐

陽公曰知聖俞者無如修然聖俞所目負者皆修所不好
聖俞所卑下者皆修所稱賞夫以歐梅之知而酸醜異好
有如此者而沉淺見薄識之士乎余何足以知伯言獨愛
伯言用心之勤而喜季敏能成人之美也故爲書于篇首
而授伯澄使歸之洪武二十二年春正月下泮會稽山人
戴正心序

張來儀先生文集一卷

舊抄本

何氏義門手校

張羽集

案明史文苑傳云羽文精潔有法則羽固非

不以文著名者世行本止有詩集四卷文集則未之見此
本始山雉賦終漏月齋記凡文五十一篇文瑞樓書目有
張羽文集一卷注鈔未知卽是本否畫屏贊云白雲蔭軒
飛嵐入幌何氏以朱筆改作幌仍以墨筆改作幌而注云
幌廣韻注讀書牀也黃氏蕘圃跋云此字義門幾交臂失
之又云讀天下書未遍不可妄下雌黃誠哉是言請以此
言爲校書者贈

永嘉集十二卷

抄本

從韻溪兄藏舊抄本傳錄

周子規

嗣子規同弟矩敬集

著字則明白號永嘉子

世居溫之平陽縣元末避兵吾邑邑人招致邑庠爲弟子
師遂家焉洪武三年領鄉薦授膚施令擢臨江府同知卒
于官明初吾邑有三張先生俱以行誼重鄉里先生爲北
張止菴先生爲東張金吾十四世祖觀復先生則南張也
先生自平陽來虞卽主吾家與觀復先生爲道義交所著
有易經精義永嘉集長安倡和集等書今惟永嘉集存凡
詩九卷文三卷合十二卷先生子規字暹生所編也夫維

桑與梓必恭敬止矧一化名賢兼與吾祖相周旋者乎讀其文思其人先生之英爽吾祖之精靈不啻恍惚遇之抑金吾更有感者吾六世祖遜志先生學問文章鬱爲儒宗其居鄉也能以德行化橫逆其秉鐸也能以經術訓多士熏其德而善良者蓋不知凡幾所著有毛詩特解性理纂言遜志錄歸問集時義通詮等書今皆散佚無一存者噫先生之後泯沒無聞而先生之集存吾祖之後子姓繁衍科第蟬聯而吾祖之著述佚豈豐于此者則嗇于彼耶抑書之傳不傳亦有幸有不幸耶雖然名山石室不少遺珠老屋破垣間有墜簡安知今日所覲訪不獲者異日不且于無意中得之耶循覽是編回環祖德蓋不勝覲幸之私

云

海虞自言叔氏北遊聖門名著四科故代稱爲文學里元至正中永嘉張先生暨昆陽鉅儒鄭東季明鄭采季亮避地來居同以經術文詞鳴於是吾邑文學益盛於一時矣天朝底定九有洪武庚戌肇設科舉以取士時二鄭旣沒先生以易經起家與邑人鄒立誠九思黃著昭夫唐溥彥博偕中鄉闈而先生名在前列授膚施令陞臨江別駕以終訥生後弗克親接緒論蚤歲卽交先生嗣子規運生得覩遺藁而私淑之先生之學根柢乎六經旁及乎子史羣書故理明氣昌爲文紆徐曲折或約或豐而動合矩度至其發於聲詩亦克備兼衆體

或雅贍而春容或

流麗而俊逸賦景寫情曲盡其妙故訥每護誦之未嘗不深嘆而敬服也今年祇命出按江淞道過鄉邑運生彙次

先生之集屬爲序引嗚呼

敢憶昔讀書田里嘗

訪鄉之前言徃行庸致景仰之私若鄭之昆季及鄒黃唐氏家率民絕無聞獨先生克有賢子保藏遺藁自非積德之深詎能然哉先生之沒運生時始垂髫迨今年踰六秩隱居教授子孫誥誥世守先業故訥重其請輒忘固陋僭序卷端使讀者旣知先生之學之美而又知其德澤有以垂裕厥後也先生名著字則明履歷之詳俱載同年鄉貢進士廬陵周桀仲方所爲傳茲弗贅宣德二年歲在丁未八月朔監察御史同邑後學吳訥序

永嘉集者張先生則明所著也先生始家平陽自少研窮經史欲以見於世元末遊學至姑蘇以兵亂道梗遂家常熟常熟學者爭師之舉爲州學訓導未幾轉淮安路學教授天下大亂乃棄官歸日與諸生講聖賢之道大肆力於文章國朝受命海宇宐一洪武庚戌始設科取士先生領鄉薦在高等將會試禮部而朝廷急於用人遣使者賫勅命至家授膚施知縣時兵荒之後閭井蕭然先生招輯流亡勸課農業撫循勞來出於至誠由是邑以完復旣三年用績最陞臨江府同知有善政及人旣没人猶思之事具前侍儀使廬陵周仲方所爲傳蓋先生學問明正而操行淳潔故所立如此平生詩文甚富經亂不存其子規收拾於散軼之餘得若干篇皆姑蘇時所作旣彙次成帙因大理寺正嚴君志道求予序之予謂先生之學將以行之也不幸少不得行於是託於文章以自見使先生早遇聖明以所學施於用其功業有以及人則文章未必如是之美

也自古賢人君子於文章事業往往患其難兼如漢賈誼董仲舒黃霸龔遂其人誠偉矣然皆不能兩得而先生兼有之豈非難哉先生之詩取法唐人皆清遠有思致所爲古文必本於經傳其義正其辭確蓋鑿鑿乎有用之言也後之君子讀其文章而考其事業則先可知矣故爲序其首簡宣德三年八月望日奉政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侍讀學士同知制誥修國史秦和王直行儉序

範軒集十二卷

抄本

明林大同著 大同字逢吉號範軒吾邑人仕至門封府訓導明初吾邑有三儒籍言氏林氏及吾張氏也今吾宗與言氏世有達者林氏則無聞而先生之集乃巍然獨存是則苟卓有可傳表章不必盡在子孫也先生與金吾十

五世祖億之先生十四世祖觀復先生相友善家乘有先生撰十六世祖母薛孺人墓誌銘今載集中又有送觀復先生應詔赴京師序集中闕集中與吾祖酬贈詩凡三十餘首異日當錄附家乘以垂不朽

周矩趨命紀行序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十四終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十五

集部

總集類

文選六十卷

北宋刊本

明句容縣官書

梁昭明太子撰唐李善并五臣注 五臣者呂延濟劉良

張銑呂向李周翰也後有明州司法參軍盧欽跋云選板

歲久漫滅殆甚紹興二十八年直閣趙公來鎮是邦下車

之初首加修正云云則北宋刊版南宋重修本也卷六卷

九卷十二卷十六卷十九卷二十五卷二十八卷三十一

卷三十五卷三十八卷四十一卷四十四卷四十七卷五

十一卷五十四卷五十七卷六十及目錄後俱有句容縣

印次行俱有題識云洪武十五年十一月當是明初官書



闕卷一二三卷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凡六卷抄補

昭明太子序

李善上文選注表 顯慶三年

呂延祚進集注文選表 開元六年

右文選板歲久漫滅殆甚紹興二十八年冬十月直閣趙公來鎮是邦下車之初以儒雅飾吏事首加修正字畫為之一新俾學者開卷免魯魚三豕之訛且欲垂斯文於無窮云右迪功郎明州司法參軍兼監盧欽謹書

玉臺新詠十卷 影寫宋刊本

陳尚書左僕射太子少傅東海徐陵字孝穆撰

自序

陳玉父後敘 嘉定乙亥

文苑英華一千卷 舊抄本

宋翰林學士朝請大夫中書舍人廣平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宋白等奉勅集 每卷末俱有登仕郎胡柯鄉貢進士彭叔夏校正一條末有成忠郎新差充筠州臨江巡轄馬遞鋪王思恭點對兼督工一條
周必大序

吉州致政周少傅府昨于嘉泰元年春選委成忠郎新差充筠州臨江軍巡轄馬遞鋪權本府使臣王思恭專一手抄文苑英華并校正重複提督雕匠今已成書計一千卷其紙札工墨等費並係本州印匠承攬本府並無干預今聲說照會四年八月一日權幹辦府張時舉具

西漢文類殘本五卷

宋紹興刊本

宋陶叔獻編 唐柳宗直有西漢文類二十卷宋時其書

失傳叔獻重加編纂見郡齋讀書志原四十卷今存卷三十六至

末五卷後有紹興十年四月日臨安府彫印一條每頁紙

面俱有清遠堂印記字畫清朗紙色瑩潔蓋宋刊宋印本

也

文粹一百卷 元刊本

宋吳興姚鉉纂

自序 抄補

唐文粹殘本三十四卷 宋刊本

宋吳興姚鉉纂 前有目錄分上下兩卷上卷自卷一至

二十五下卷自二十六至三十四後闕止存末頁半頁目

錄後有題識云故姚右史纂唐賢之文凡缺三字古本前闕

總目士人常患難為檢閱今具目錄列于卷首仍合為缺

字 卷甚便討尋彭城劉空二字謹白是書分卷篇次俱與百

卷本不同詩文則有少無多案崇文總目云文粹五十卷

姚鉉編郡齋讀書志曰鈔採唐世文章分門編類初為五

十卷則此本或即五十卷本歟每頁二十六行行二十五

字

會稽掇英總集二十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孔延之編

自序 熙寧壬子

三蘇先生文粹七十卷 宋刊本

不著編輯者名氏 凡老泉十一卷東坡三十二卷頴濱

二十七卷合七十卷闕卷十一至十八二十二至二十四

二十九至三十五四十八至五十五十三至五十九七十
共闕二十九卷抄補

樂府詩集一百卷 元至正刊本

宋 太原郭茂倩編次

樂府之名肇於漢所以聚音律之具而命之古無有也書
云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此聲歌之所由作也良以樂之
爲樂非曰彈絲鳴竹鏘金擊石然後謂之樂凡羈窮愁悶
懽欣愉懌出於口而成聲者皆樂也粵自擊壤康衢之謠
興而唐虞喜起之歌播於巖廊之上治世之音縱鈞天雲
門不是過也嗣後夫子刪詩三百雖樵夫野叟婦人女子
羈孤庶孽休迫無聊之態侈靡華麗之習莫不備具蓋發
乎情止乎禮義皆足以懲創而興起聖人未嘗去彼而取

此 曰

樂歌

如笙由庚南陔白華之什先儒已

辨

自聲詩絕響之後太原郭茂倩編類古

今歌曲上際唐虞下迨五季曰之曰樂府詩集凡歌詞之
典雅純正曲調之清 靡麗 俚語長謠短謳鮮不該

盡

夫風雅頌之變而世代推移可一覽而周知而

騷人墨客採觚美翰于欲 斜陽之外亦足以 幽

情者 憲臺幕賓濟南彭公弓儀父憫茂倩之用以悼古

樂今樂之異趣

湮沒無聞郡博士 君萬元又能先

意承志遂鳩工鉅梓以廣其傳慧孫適承乏勉力以竟其

事俾後學觀此上有以知時雍 蒸民之歌下有以極

清麗之習一返而歸於正則樂府之詩非特爲禮義性情

之助而樂之本陰陽原情性又足以躋吾民以歸於壽域

春臺之上矣。昔至正初元，菊月朔，文學椽周慧孫序。此序

李孝光序 至元六年

新刊古今歲時雜詠四十六卷

舊抄本

葉林宗藏書

宋蒲積中編

歲時雜詠，宋宣獻公所集也。前世以詩雄者，俱在選中，幾為絕唱矣。然本朝如歐陽、蘇、黃與夫荆公、聖俞、文潛，無已之流，逢時感慨，發為辭章，直造風雅，藩閩端不在古人下。予因隙時，乃取其卷目而擇今世之詩以附之，名曰古今歲時雜詠。鳩工鑿板，以海其傳，非惟一披方冊而四時節序具在目前，抑亦使學士大夫因以觀古今騷人用意，工拙豈小益哉。紹興丁卯仲冬，眉山蒲積中致和序。

葉氏手跋曰：此書從兄林宗所藏書，才摹竟而林宗沒，藏本隨散無餘。此書遂歸于我行，將聚宋元明之作，續之，未知其遂志不也。東洞庭山葉石君識。

巖陵集九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董茶編

詩三百篇，大抵多本其土風。而有作聖人，刪取各繫其國。如二南皆正風也。周召既分，陝而治，則繫詩有不得而同。三國當變風之始，邶、鄘既并於衛，邶居衛北而詩有北門以興，出門而北歸於邶也。鄘居衛東而詩有載馳以興，東徙渡河而廬於漕也。衛在河之北而詩有河廣以興，杭葦而南適於宋也。是三者皆衛詩而以土風之異，隨其國繫之。其它蓋可類見。使夫後世觀詩者，因土風而知國俗，則

秦勇幽怨鄭滌魏福皆自乎此而得之矣近代有哀類一
州古今文章敘次以傳者其亦得聖人之遺意與自東漢
之末孫氏據有吳粵之墟始分歙縣之地建爲新安郡逮
隋而更郡名新定大業改爲睦州唐初卽桐廬縣別置嚴
州尋廢州以縣來隸至國朝宣和中始復今名蓋以子陵
釣臺爲是邦重故以名州州境山水清絕著稱自古歷攷
前代朱太守以文學備應對之臣於西京後世則有皇甫
持正方雄飛李德新施肩吾徐凝咸以詞章名世文爲世
傳而紀詠其鄉里爲多今代如江民表全名直節見推於
時文采蓋其餘事至於騷人名士過焉而賦者在晉則謝
康樂梁則沈隱侯唐則李太白孟浩然白樂天羅隱國朝
則梅聖俞蘇子美龐莊敏公王文公其牧守之有文在梁
則任彥昇唐則杜紫微國朝則范文正公趙清獻公以至
呂子進蔡天啟又如張伯玉錢穆父皆嘗官於此者率多
賦詠邦人傳諷迨今不絕而獨未有哀類而爲集者雖有
桐江集止載桐廬一邑之文而又繁冗不倫人不甚傳茲
者茶與僚屬修是州圖經搜訪境內斷殘碑版及脫遺簡
編稽攷訂正旣成書矣因得逸文甚多復得郡人喻君彥
先悉家所藏書討閱相示又屬州學教授沈君倬與諸生
廣求備錄時以見遺乃爲整比而詳擇凡自隋以上在新
安郡者自唐以後訖國朝宣和以前在睦州者取之其未
嘗至而賦詠實及此土如唐韓文公近世司馬溫公蘇東
坡黃魯直蓋不得而不錄也其有名非甚顯嘗過而賦焉
一篇一詠膾炙人口者蓋亦不得而遺也嗚呼其亦庶歿

詩人本其土風之作而聖人各繫其國之遺意乎乃若釣
臺雙峙高風絕企古今歌詩銘記居多編之此集有不
畧故總以州名而爲之標目云紹興九年夏四月壬申知
軍州事廣川董棻序

萬首唐人絕句一百一卷

明嘉靖刊本

宋洪邁編

是書直齋書錄解題著錄一百卷凡七言七
十五卷五言六言二十五卷此本析六言另爲一卷故作
一百一卷與汪綱跋及焦氏經籍志合

淳熙庚子秋邁解建安郡印歸時年五十八矣身入老境
眼意倦罷不復觀書惟時時教穉兒誦唐人絕句則取諸
家遺集一切整彙凡五七言五千四百篇手書爲六秩起
家守發齋以自隨踰年再還朝侍壽皇帝清燕偶及宮中

書扇事聖語云比使人集錄唐詩得數百首邁因以昔所
編具奏天旨驚其多且令以元本進入蒙寘諸復古殿書
院又四年來守會稽間公事餘分又討理向所未盡者唐
去今四百歲考藝文志所載以集著錄者幾五百家今董
及半而或失真如王涯在翰林同學士合狐楚張仲素所
賦宮詞諸章乃誤入於王維集金華所刊杜牧之續別集
皆許渾詩也李益返照人間巷愁來與誰語一篇又以爲
耿漳崔魯白首成何事無歡可替愁一篇又以爲張蠙以
薛能邵平瓜地入吾廬一篇爲曹鄴以狄歸昌馬嵬城下
柳依依一篇爲羅隱如是者不可勝計今之所編固亦不
能自免然不暇正又取郭茂倩樂府與稗官小說所載僊
鬼諸詩撮其可讀者合爲百卷刻板蓬萊閣中而識其本

末於首紹熙元年十一月戊午煥章閣學士宣奉大夫知
紹興軍府事兩浙東路安撫使魏郡公洪邁序

越府所刻七言至二十六卷五言至二十卷而奉祠歸鄞
陽惟書不可以不成乃雇僱匠續之于容齋旬月而畢二
年十一月戊辰邁題

重華宮投進劄子

重華宮宣賜白劄子

謝表

別奏劄子

奏耿柎不受書送劄子

謝南內奏狀

右唐人絕句乃內相洪公手自采擇暨守會稽嘗以此刊

之郡齋後三十年格獲繼往躅暇日取是書伏而玩之則
歲月暨久固已漫謬蠹闕多矣因命工修補以永其傳嘉
定辛亥孟秋下浣新安吳格謹識

汪綱跋曰唐人絕句詩凡一百一卷半刻會稽半刻鄞陽
嘉定癸未新安汪綱守越遂揭鄞陽本併刻之使合而爲
一既畢工姑識其末是歲二月既望書于鎮越堂

陳敬學重刊跋

嘉靖辛丑

新雕聖宋文海殘本六卷

宋淳熙刊本

季滄葦藏書

宋江鈿編

原一百二十卷今存卷四至卷九凡六卷李

心傳朝野雜記曰臨安書坊有所謂聖宋文海者近歲江
鈿所編孝宗得之命本府校正刻板時淳熙四年十一月
也周必大以是書編次無倫請于孝宗命呂祖謙重編呈

進賜名文鑑文鑑行而是書遂晦季滄葦書目有聖宋文海六冊想亦殘闕之本此本有滄葦印記蓋卽其舊藏本也中如王子韶六聖原廟賦周邦彥續秋興賦並鄜思文殿記謝黼詔賜宗室坐右銘記羅琦欵器銘石忝玉磬銘張商英雲居山真如禪院三塔銘等篇文鑑俱未載則亦有藉是以傳者固未可以殘闕廢也

郡齋讀書志曰宋文海一百二十卷右皇朝江鉅編輯本朝諸公所著賦詩表啟書論說述議記序傳文贊頌銘碑制詔疏詞誌輓祭禱文凡三十八門雖頗該博而去取無法

端平重修皇朝文鑑一百五十卷

舊抄本

葦竹堂藏書

宋朝奉郎行秘書省著作佐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兼權禮

部郎官臣呂祖謙奉聖旨銓次

是書葉文莊公於正統

天順間從宋刊本傳錄後失其中一分文莊四世孫恭煥

假顧觀海家宋板補完

見恭煥跋

所補之一分相傳爲文氏二

承手筆目錄中卷及卷七十六至七十九四卷九十三四

兩卷是也其序目雄壯之筆則文莊公真跡也

見顧之達跋 吳

君立峯嘗取以校明刊本謬誤不可枚舉甚至有脫去一

二頁者非此本尙存文鑑幾不得爲完書是宜何如寶貴

也哉

太史成公編皇朝文鑑始末

從子喬年撰

自太史以病歸里深知前日紛紛之由遂絕口不道文鑑事門人亦不敢請故其去取之意世罕知者周益公旣被旨作序序成書來以封示太史太史一讀命子弟藏之蓋

其編次之曲折益公亦未必知也今間得於傳聞以爲太史嘗云國初文人尙少故所取稍寬仁廟以後文士輩出故所取稍嚴如歐陽公司馬公蘇內翰黃門諸公之文俱自成一家以文傳世今姑擇其尤者以備篇帙或其人聞於時而其文不爲後進所誦習如李公擇孫莘老李泰伯之類亦搜求其文以存其姓氏使不湮沒或其嘗仕于朝不爲清議所許而其文自亦有可觀如呂惠卿之類亦取其不悖於理者而不以人廢言又嘗謂本朝文士比之唐人正少韓退之杜子美如柳子厚李太白則可與追逐者如周美成汴都賦亦未能侈國家之盛止是別無作者不得已而取之若斷自渡江以前蓋以其年之已遠議論之已定而無去取之嫌也其大畧若此太史旣病南軒以書與晦翁以爲編次文鑑無補治道何益後學而晦翁晚年嘗語學者以爲此書編次篇篇有意每卷卷首必取一大文字作壓卷如賦則取五鳳樓賦之類其所載奏議皆係一代政治之大節祖宗二百年規模與後來中變之意思盡在其間讀者着眼便見蓋非經濟錄之比也豈南軒未見其成書而朱公則嘗深觀之耶臨江劉公清之又以爲此卽刪詩定書官使衆材之意蓋亦善觀此書者故備列之以俟知者相與審訂焉從子喬年謹書

皇朝文鑑一書諸處未見有刊行善本惟建寧書坊有之而文字多脫誤開卷不快人意新安號出紙墨乃無佳書因爲參校訂正鈔板于郡齋嘉泰甲子重陽日郡守梁谿沈有開

文以鑑名非爲標題設也以銅爲鑑則可以別妍醜以古爲鑑則可以審興衰以人爲鑑則可以正得失至於以文爲鑑則又不可以別妍醜審興衰正得失盡之也新安郡齋舊有文鑑木本余每惜其脫略謬誤莫研精華如涉蓬山而阻弱水隔雲霧而索豹章輒嘆曰斯文之墜越漢歷唐至我皇宋始還三代之舊今牴牾訛舛若此學者何賴焉郡博袁君嘗加訂證暨嘉定辛巳冬余領郡事一日吏部喻君貽書以東萊呂文公家本來寄余喜而不寐亟併取袁君所校以相參攷易其謬誤補其脫略凡三萬字命工悉取舊板及漫裂者刊而新之遂爲全書使學者覽表疏而思都俞吁咈之美觀制冊而得盤誥誓命之意閱賦詠而追國風雅頌之音續渾金璞玉之體免覆瓿鑊水之譏藻飾皇猷黼黻治具俾斯文之作歷千萬人如出一手越千百載如在一日則文鑑之名爲無負文鑑之利爲甚博矣嘉定十五禩壬午夏五月上澣郡守開封趙彥适跋前輩之文粹然出正蓋累朝涵養之澤而師友淵源之所漸也此書會粹略盡真足以鳴國家之盛惜夫鋟木之始一付之刀筆吏欠補亡刊誤之功後雖更定訛缺猶未能免思欲就正有道恨呂成公之不可作也近於東萊家塾得證誤續本命郡錄事劉君崇卿參以他集而訂正之凡刪改之字又三千有奇與刊缺不可讀者百餘板併新之其用心勤矣其有補於此書多矣旣迄役將如京因語之曰夫校讐工夫如拂几上塵旋拂旋生去後尋繹當更有口錄以見寄抑以觀子日進之學端平初元清明郡守四

明劉炳書于黃山堂

徽進文鑑劄子

謝賜銀絹除直秘閣表

周必大序

葉氏手跋曰皇朝文鑑計二十冊乃文莊祖於正統天順間所錄時刻本尙少借宋板錄得四傳而至于隆慶壬申歲子淹病檢出乃失其中一分時謬本德用以整書謂子曰顧觀海家有宋板文鑑可借觀對之因以校勘留對抄完可謂全書故記存以見集書之難有如此者後人視書勿以爲易而忽諸隆慶壬申四月三日括蒼山人恭煥志顧氏手跋曰此書迺前明崑山葉文莊物也其鈔凡三手通部前後著錄者所書也其序目雄壯之筆絕類寫經體

者文莊筆也

余以文莊跋金石錄筆對閱故知之

其目錄中以及卷七十六

至七十九四卷九十三四兩卷故老相傳爲文氏二承筆卽隆慶間文莊後人失去中一分以倩名人補錄者也其說余未之信然要其大概則此書鈔自宋刻書屬名手其爲善本可知閒嘗取慎獨齋刊本一對其謬譌不一益見此本之宜寶貴矣跋尾名恭煥者乃文莊五世孫也手自校書不下萬卷因閱棗竹堂書目知之乾隆壬子清明後一日袁虛學道人顧之達記

黃氏手跋曰此書向藏小讀書堆今歸愛日精廬予所藏亦有是書計得五部皆係宋刻有大字小字之別惟因均已殘缺猶爲恨恨即效述古主人百衲史記之例尙少目錄之下卷緣借抄足之吳縣黃丕烈

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一百十卷

舊抄本

宋魏齊賢業芳編

昔吾從搢紳先生游而得其論寶之說夫所謂寶者焜耀瑰奇鏗鏘溫潤世之美瑞國之重鎮周傳漢佩虞求罕辭易連城照十二乘曾未得其髣髴也然必聚於沆漭之巨浸蘊於不可測識之深淵元甫之邃崑山之巔元氣鍾之造物蓄之然後芒寒色正爍爍乎牛斗之間豈蹄泠培塿之所能有哉今夫墨莊口有天下之書雖三閣四庫之儲道家蓬萊之所藏者相埒也故家有藏書之富鉅鹿魏君仲賢南陽葉君子實實徜徉其間儲藏之豐奚啻插架三萬軸而已一日合并且欲集本朝名公雜著之文以惠同志於是各出所有闢館以居之巨篇奧帙奇書秘字充衍

其中以我聖朝之文卓冠前古而二君八憲玲瓏旁搜遠紹類以成帙凡世用之文靡所不備燦燦珠璣炳炳珷珉如淵海之藏如府庫之羨吾昔所聞縉紳先生所謂寶者此焉當之矣蓋將披襲以冰蠶繭之光薦之以漆仍几之安盍不貴哉予往者守官南陽於書市經從爲款二君走書言其大概屬予序之予不得辭紹熙改元庚戌八月朔南徐許開仲啟序

吳都文粹十卷

鎮洋錢氏東臯手鈔本

宋蘇臺鄭虎臣集

錢氏手跋曰余往從宋子蔚如案頭得見舊鈔吳都文粹十卷凡吳中名山大川官廨學校名宦人物以及仙宮梵宇古蹟之所留傳昔賢之所紀詠略備載焉因攜歸讀之

而殘闕謬誤不甚了了第就鄙見所及稍爲訂正未遑卒業也未幾蔚如已鈔錄成帙闕者補誤者易蓋其家多藏書又凡友朋所蓄苟有見聞無問寒暑遠近必假觀而後已搜討之勤宜其鈔成如是之速也而余忽忽三十四年溺沒帖括中無一息暇歲庚午邀恩貢入成均始得專意繙閱古人著作追念曩日嘗萃心力於是書遂欲鈔之以便觀覽而蔚如已下世書隨散佚幸館光大時曾借以校王子佩鳴所藏頗識頭緒因取而手自繕寫起自夏五朔至秋凡百日而畢閒亦有所校定處雖老人字畫潦草或不堪寓目然以之作底樣亦未始非嗜古者之一助也乾隆十九年鎮洋七十三叟東臯錢枚題

又曰魯魚亥豕自來鈔書家在所不免然未有舛錯紛紜

且以一首而分作兩首如舊鈔吳都文粹之甚者也按舊鈔卷二白居易西園題詩首缺一句以下山水共誰尋云云全與題不相干涉蔚如考白集乃係哭崔常侍詩而西園詩全篇故在因據易之又目於登齊雲樓題後卽列西樓雪宴城上夜宴二題而舊鈔以西樓雪宴詩併入城上夜宴題作兩首故前有空白而不知前首卽是西樓雪宴詩並無闕文也又卷四孫覲大雪同羣兒遊虎丘元鈔以爲二首而後一首詩意亦與題不叶蔚如查孫集係是送卓侍者兩首又併作一首又卷八張師中之楓橋詩一首分作兩首且以後首屬程師孟今俱訂正至於卷一米芾之十老序與跋卷二徐康之浙西題舉司題名記卷九之嘉定十年分置嘉定縣補註省劄卷十王明之之留京師

詩寇國寶之無題詩與跋賀鑄之題椿塘路青玉案詞跋
舊鈔俱有缺謬蔚如搜得宋槧木補之其他字畫之殘缺
詞句之謬誤不可悉舉忘其固陋隨手改正但恐尙有罅
漏愚而教我是所望於同志者東臯又識

西漢文鑑二十一卷東漢文鑑二十卷

明刊本

宋石壁野人陳鑑編 是書取兩漢之文分代編次西漢
始高祖終平帝東漢始光武終獻帝蓋以讀一朝之文章
卽可知一朝之政治也據鑑自序所著有漢唐史節漢唐
文鑑今史節及唐文鑑俱佚是書僅有傳本亦希見之書
也

或有問於余曰子之馳騁古今貫穿史傳而謂史可節乎
它史猶可而謂漢唐三史可節乎今子之纂節三史固矣
又何爲摘出三史之文而別爲一編試爲我言其故余應
之曰漢唐正史萬代取信奚庸一字加損特以科舉之習
不容不纂取其要余白首場屋深知其然漢唐三史連編
累牘寸晷之間何能遍覽書肆節本十不一二無可搜閱
余是以冒然爲之蓋有得夫先正採取史集要言之義至
若名公鉅卿忠言嘉謨見之史傳不可概舉何敢一字妄
加節略惟其不容節略是以別爲一編故不摘出無以表
一時言論之切不繫諸朝無以知當時聽從之美觀一代
之奏言則知一代興衰之故觀一篇之首末則知一篇奏
述之由史有不足則旁搜他書如平子之賦二京張說之
頌封禪韓子之原道柳氏之饒歌要亦吾儒之不可闕者
或取之選或取之粹或取之集中皆此類也漢唐史節積

十餘年而功始竟三史之文編纂告成始以述其大概云爾妄將未學破裂舊史知我者其以是乎罪我者其以是乎端平甲午石壁野人建安陳鑑拜手稽首謹書

唐詩絕句選五卷

舊抄本

宋章泉先生趙蕃昌父澗泉先生韓滉仲止選疊山先生謝枋得君直注 前有姑蘇張益鉞梓序云疊山先生嘗取趙昌甫韓仲止二先生所選唐人七言絕句詩凡三百首爲之注解云云此本止一百首想經抄胥刪削非鉞梓時舊本矣是書傳本絕稀惟也是園書目著錄君直孤忠勁節精貫三光書以人重有不僅以罕覲爲珍者而可以殘缺置之乎

幽不足動天地感鬼神明不足厚人倫移風俗刪後真無詩矣韓退之以三代文章自任詩則讓李杜三百篇之後便有杜子美名言也唐人學子美多矣無其志終無其聲音獨絕句情思幽妙可聯轡齊驅於變風境上章泉澗泉二先生誨人學詩自唐絕句始熟于此杜詩可漸進矣建安王道可抗志力學不爲世所易問枋得曰葉水心湯文清咸以章泉澗泉爲上饒師先生道德風操可得聞乎枋得畧說二先生選唐絕句與道共可觀其微言緒論關世道繫天運者甚衆何日從容爲子誦之廣信謝枋得君直序

張益鉞梓序

宣德甲寅

三國志文類六十卷

抄本

不著編輯者名氏

兩漢策要十二卷 抄本

宋陶叔獻原本金常彥修孫名未詳增補

是書取兩漢書

策論書疏可備出題者按時代編次蓋備場屋科舉之用也文淵閣書目有西漢策二冊東漢策二冊未審卽是書否汲古閣秘本書目著錄云是趙文敏真跡此本蓋從之轉輾傳抄者

皇朝專尚詞賦取士限以五經三史出題惟東西漢二書最爲浩汗學者披閱如涉淵海卒莫能際其畔岸大抵菁華無出策論書疏而已可取而爲題者十蓋八九真科舉之急用也先是吾鄉常同知彥脩宅取舊本兩漢策要摹搭刊行于世其間錯繆及有不載者僅數十篇殆爲闕典彥脩痛恨遺脫嘗欲增廣方經營間不幸早世今二孫克

家不墜箕裘之緒皆業進士乃承意繼志遂再爲編次將向者遺脫一一校證添補附入命工鍍木用廣傳布且索序引予喜其不負乃祖之意使斯文號爲完書是可嘉也姑直書所以題其端首云大定乙巳中元日承直郎岳陽縣令雲騎尉賜緋魚袋王大鈞序

班范二書其載筆勝質之旨則亦博矣然而後學異嚮罕能兼該尙辭者則舉其纖華而遺於體例玩理者執其事實而泥于通方求之彬彬固其鮮矣進士陶叔獻得漢聖之學發先儒之蘊謂類書所集其來尙焉凡較兩都文章必明一代制度遂稽合衆作去繁取衷撮數萬言編成十卷同志揚端者持其書見求序引逸題其辭曰漢四百齡君尊臣良文淳道備七制之治則與三代幾焉是皆方聞

協心抗議竭節致之然也如明堂月令則禮樂之本乎宣
室對問則政教之宗乎晁家令邊事之宜谷子雲掖庭之
奏平津奧略白虎宏辯仲舒災異之誠子政封事之機建
武之晨東平茂乎典禮永和而下伯始任乎中庸郎顛條
七事之端翼奉極五事之變班蔡之劇論韋桓之讜言斯
皆傑立孤風翊成典訓來哲不能溢其美異世不能殊其
歸炳焉休光高出近古其諸表奏天下昌言述史有三漢
最稱備文中子曰二帝三王吾不得而見也舍兩漢將安
之乎非表文辭蓋善其制度而已儻或文而不示制學而
不處要如之何從政哉宜陶揚二君銳志於此好古博雅
廣其流傳時景祐二年六月吉日阮逸序

中州集十卷

元至大刊本

金元好問編

總目題翰苑英華中州集翰苑英華四字

似是後來改題痕迹顯然自序又題中州鼓吹翰苑英華
六字亦似刊改未知原書作何標題俟續考每頁三十行
行二十八字是本與影元抄本中州樂府款式相同知亦
至大刊本也

自序

二妙集八卷

舊抄本

金段克己成己撰

前有段氏世德碑銘

虞集撰

中州遺老值元興金亡之會或身沒而名存或身隱而名
顯其詩文傳於今者竊聞一二矣有如河東二段先生者
則未之見也心廣而識超氣盛而才雄其蘊諸中者參衆
德之妙其發諸外者綜羣言之美夫豈徒從事於枝葉以

爲詩爲文者之所能及哉于時干戈未息殺氣瀰漫賢者
辟世苟得一罅隙地聊可娛生則怡然自適以畢餘齡幾
若澹然與世相忘者然形之於言間亦不能自禁若曰冤
血流未盡白骨如山正若曰四海疲攻戰何當洗甲兵則
陶之達杜之憂蓋兼有之其達也天固無如人何其憂也
人亦無如天何是以達之辭著而憂之意微後之善觀者
猶可於此而察其衷焉伯氏諱克已字復之人稱遜庵先
生在金以進士貢金亡餘廿年而卒終身不仕仲氏諱成
已字誠之人稱菊軒先生在金登進士第主宜陽簿年過
八袞至元間乃卒雖被提舉學校官之命亦不復仕遜翁
之孫輔由應奉翰林敷歷臺閣今以天官侍郎知選舉解
后於京師出其家藏二妙集以示一覽如觀靖節三復不

置已而嘆曰斯人也而丁斯時也斯時也而毓斯人也昔
之耆彥嘗評二翁謂復之磊落不凡誠之謹厚化服摹寫
蓋得其真子亦云然翰林學士資德大夫知制誥同修國

史臨川吳澂序

顯祖遜庵君與從祖菊軒君才名道業推重一世值金季
亂亡辟地龍門山中遜庵君旣沒菊軒君徙晉寧北郭閉
門讀書餘四十年優游以終凜然清風視古無愧其遺文
惜多散逸所幸存者古律詩樂府三數百篇皆先侍郎手
自紀錄屢欲傳梓不克小子不肖痛先志之未遂懼微言
之或泯謹用錄梓藏之家塾俾後之子孫毋忘先業云泰
定四年丁卯春別嗣輔拜手謹誌

賈定補刊跋

成化辛丑

元吳宏道編 四庫全書存目所載係從永樂大典錄出者此則原本也

古者奉咫尺書所以達萬里之心也故書謂之簡簡謂之畢初非耀文貢佞之具觀先秦荅燕上秦二書西漢賜南粵一書明白惻至洞見肺腑要是去古未遠風氣使然是時豈有作書之法哉逮及前輩猶能做劬古意上貽書於下下獻書於上非言古今理亂之故治道翕張之機則相與切切然圖當時之務不專以頌也朋友尺牘之酬酢必義理修齊是究以至親戚音問之交往直述父兄安好冠昏喪祭等事無綺語無泛辭也流俗日靡士大夫從事書札扶疎茂好以爲巧裁穠剪織以爲工高者自謂陳言

之務去卑者直欲盡平生之詔以希分寸之進昔止稱啟上者輒再拜昔止稱再拜者輒百拜繁文縟節未易毛舉於是書不復古矣噫昌黎公上宰相三書猶不免好議論者責備况其他乎江西省檢校掾史吳君仁卿哀中州諸老往復書尺類爲一編凡若干卷輟已俸錢梓徵余言余曩綴寮翰苑於玉堂制草中獲觀諸老所作每起而曰此穀粟布帛之文也豈後進所可窺其藩若今仁卿所編則未之見一旦盡得而讀之體製簡古文詞渾成其上下議論率於政教彝倫有關五雲體何足言哉當諸公作書時不過抒吾情達吾意豈計其文之傳後而後之觀者如見諫議面於數十載之下風流篤厚典刑具存矯世俗之浮華追古風於邁遠然則仁卿此編豈曰小補仁卿名宏道

金臺蒲陰人也歲在大德辛丑四月朔承事郎江西等處
儒學副提舉許善勝序

中州啟劄四卷 明成化刊本

元吳宏道編 影元抄本中多闕文兼有誤字藉此得以

校補亦快事也

許善勝序

翁世資重刊序 成化三年

天下同文集五十卷 舊抄本

元廬陵周南瑞敬輯 目錄後有隨所傳錄陸續刊行八

字闕卷七十八卷三十一三十四三十五四十一凡六

卷

唐劉夢得敘柳子厚之集曰文章與時高下政麗而土裂

三光五嶽之氣分大音不完故必混一而後振作者概以
爲知言子獨嘗謂夢得之辭則高矣美矣以其時考之則
未也唐之盛時在貞觀開元間其時稱歐虞褚薛最後稱
燕許大手筆今其文可觀也及貞元元和來以韓柳著比
至德爲盛而去混一之初則有間矣才未必皆福福亦自
掩其才因使人思易所謂吉人寡辭者其福未易量也此
則所謂時也吾取以敘周南瑞所刻天下同文實甚宜嗚
呼文章豈獨可以觀氣運亦可以論人物子每讀漢初論
議盛唐詞章及東京諸老文字三千年間渾一盛時僅此
耳彼乍合暫聚者其萎弱散碎固不得與于斯也然此盛
時作者如渾河厚嶽不假風月爲狀如匳松曲柏不與花
卉爭妍風氣開而文采盛文采極而光景消夢得之言之

也不自知盛者已及於極也方今文治方張混一之盛又開闢所未嘗有唐蓋不足為盛縉紳先生創自為家述各為體功德編摩與詩書相表裏下逮衢謠亦各有烝民立極之學問南瑞此編又得之鉅公大筆選精刻妙則觀于此者豈可以尋行數墨之心胷耳目為足以領此哉自文選來唐稱文粹宋稱文鑑皆偉然成書他日考一代文章當於此取焉大德甲辰第一甲子曰廬陵劉將孫撰

昭忠逸詠六卷補史十忠詩一卷 陸氏勅先校本

元如村劉麟瑞撰天水趙景良秉善編集 **補史十忠詩**

瑞父水村劉堦撰

岳天祐序 至順壬申

後序

陸氏手跋曰黼季購得顧修遠家藏抄本校過兩次尚是此書原本忠義集乃後人所加名也甲寅九月十八日勅先識

國朝文類七十卷

元刊本 王蘭堂藏書

元蘇天祐編

卷首有玉蘭堂季滄葦印記

皇帝聖旨裏江浙等處儒學提舉司至元二年十二月初六日承奉江浙等處行中書省掾史崔適承行劄付准中書省咨禮部呈奉省判翰林國史院呈據待制謝端修撰王文煜應奉黃清老編修呂思誠王沂楊俊民等呈竊惟一代之興斯有一代之制作然文字雖出於衆手而纂述當備於一家故秦漢魏晉之文則有文選拔其萃而李唐

趙宋之作則有文粹文鑑掇其英矧在國朝文章尤盛宜有纂述以傳於時予以敷宣治政之宏休輔翼史官之放失其於典冊不爲無補伏覩奎章閣授經郎蘇天爵自爲國子諸生歷官翰林僚屬前後蒐輯殆二十年今已成書爲七十卷凡歌詩賦頌銘贊序記奏議雜著書說議論銘誌碑傳其文各以類分號曰國朝文類雖文字固富於網羅而去取多關於政治若於江南學校錢糧內刊板印行豈惟四方之士廣其見聞實使一代之文煥然可述矣具呈照詳得此本院看詳授經郎蘇天爵所纂文類去取精詳有裨治道如准所言移咨江南行省於贍學錢糧內鈔梓印行相應具呈照詳奉此本部議得翰林待制謝端等官建言一代之興斯有一代之制作參詳上項國朝文類

七十卷以一人之力搜訪固甚久而天下之廣著述方無窮雖非大成可爲張本若准所言鈔梓刊行以廣其傳不唯黼黻太平有裨於昭代抑亦鉛槧相繼可望於後人如蒙准呈宜從都省移咨江浙行省於錢糧衆多學校內委官提調刊勒流布相應具呈照詳得此都省今將文類檢草令收管贖咨順帶前去咨請依上施行准此省府今將上項文類隨此發去合下仰照驗依准都省咨文內事理施行奉此及申奉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司書吏馮諒承行旨揮看詳上項文類紀錄著述實關治體旣已委自西湖書院山長計料工物價錢所需贍學錢遵依省准明文已行分派各處除已移牒福建江東兩道廉訪司催促疾早支撥起發外其於刊雕謄寫之時若有差訛恐悞文獻

之考憲司合下仰照驗委自本司副提舉陳登仕不妨本職校勘繕寫施行奉此又奉省府劄付仰委自本司副提舉陳登仕不妨本職校勘繕寫監督刊雕疾早印造完備更爲催取各各工物價鈔就便從實銷用具實用過數目開申奉此至元四年八月十八日承奉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劄付准中書省咨禮部及太常禮儀院書籍損缺差太祝陳承事賫咨到來於江南行省所轄學校書院有板籍去處印造裝褙起解以備檢尋無復闕文之意數內坐到國朝文類二部仰依上施行奉此照得近據西湖書院申交割到國朝文類書板於本院安頓點視得內有補嵌板一面慮恐日後板木乾燥脫落卒難修理有妨印造况中間文字刊寫差訛如蒙規勸刊修可以傳久不悞觀覽申乞

施行續奉省府劄付照勘到西湖書院典故書籍數內國朝文類見行修補擬合委令師儒之官較勘明白事爲便益奉此除已委令本院山長方員同儒士葉森將刊寫差訛字樣比對較勘明白修理完備印造起解外至正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准本司提舉黃奉政關伏見今中書省蘇參議昨任奎章閣授經郎編集國朝文類一部已蒙中書省移咨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劄付本司刊板印行當職近在大都於蘇參議家獲覩元編集檢草較正得所刊板本第四十一卷內缺少下半卷計一十八板九千三百九十餘字不曾刊雕又於目錄及各卷內較正得中間九十三板脫漏差誤計一百三十餘字蓋是當間較正之際失於鹵莽以致如此宜從本司刊補改正庶成完書今將缺

少板數漏誤字樣錄連在前關請施行准此儒司今將上
項文類板本刊補改正一切完備隨此發去合下仰照驗
收管施行須至指揮

右下杭州路西湖書院准此

至正二年二月日

庀文統事太史之職也史官放失而文學之士得以備其
辭焉古者自策書簡牘下及星歷卜祝之事屬于太史故
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在焉書與易皆是也而春秋出焉教
于國都州里者詩禮樂而已矣觀民風者采詩謠以知俗
觀禮樂以知政亦集于太史後之學者攷六藝之辭發而
爲文章是故文章稱西漢記事宗左氏司馬子長與世與
變其間必有名者出焉國初學士大夫祖述金人江左餘

風車書大同風氣爲一至元大德之間庠序興禮樂成迄
于延祐以來極盛矣大凡國朝文類合金人江左以攷國
初之作述至元大德以觀其成定延祐以來以彰其盛斯
著矣網羅放失采拾名家最以載事爲首文章次之華習
又次之表事稱辭者則讀而知之者存焉伯修於是亦勤
矣哉固忠厚之道也文章之體備矣因類物以知好尚本
敷麗以知情性辭賦第一備六體兼百代萃粹其言樂章
古今詩第二本誓命紬訓誥申重其辭以憲式天下萬世
則之詔冊制命第三人臣告猷日月獻納有奏有諫有慶
有謝奏議表牋第四物有體體以生義以寓勸戒褒述箴
銘頌贊第五聖賢之生必有功德事業立于天下後世法
象之古今聖哲碑第六核諸實顯諸華合斯二者不誕不

俚記序第七衷蘊之發油然恢徹其辨不動者鮮矣書啟
第八物觸則感感則思思則鬱鬱則不可遏有裨于道雜
說題跋第九有事有訓有言有假有類不名一體雜著第
十朝廷以郡造士先生以導學者徵諸古策問第十一爾
雅其言煜煜然歸其辭其事宣焉諸雜文第十二累其行
事不慙遺之意其辭慙哀辭諡議第十三其爲人也沒而
不存矣備述之始終之行狀第十四其爲人也沒而不存
矣志其大者遠者將相大臣有彝鼎之銘大夫士庶人及
婦人女子亦得以沒而不朽者因其可褒而褒焉以爲戒
勸焉墓志碑碣表傳第十五總七十卷出入名家總若干
人是則史官之職也夫必有取於是也夫自孔子刪定六
藝書與春秋守在儒者自史官不世其業而一代之載往

往散於人間士之生有幸不幸其學有傳不傳日遷月化
簡札埋沒是可歎也伯修三爲史氏而官守格限遂以私
力爲之蘇君天爵伯修其字也世爲真定人先世咸以儒
名咸如先生尤邃歷學著大明歷算法篇以稽其繆失焉
郎中府君以材顯至伯修而益啟之伯修博學而文於書
無所不讀討求國朝故實及近代逸事最詳定著名臣事
略若干卷遼金紀年若干卷并爲是書書非有補益于世
道者不爲也自翰林修撰爲南行臺御史今爲監察御史
元統二年夏四月戊午朔文林郎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監
察御史南鄭王理序

元氣流行乎宇宙之間其精華之在人而不能不著者發
而爲文章焉然則文章者固元氣之爲也徒審前人制作

之工拙而不知其出於天地氣運之盛衰豈知言者哉蓋嘗考之三代以降惟漢唐宋之文爲特盛就其世而論之其特盛者又何其不能多也千數百年之久天地氣運難盛而易衰乃若此斯人之榮悴概可知矣先民有言曰三光五嶽之氣分大音不完必混一而後大振美哉乎其言之也昔者北南斷裂之餘非無能言之人馳騁於一時顧往往囿於是氣之衰其言荒粗萎冗無足起發人意其中有若不爲是氣所囿者則振古之豪傑非可以世論也我國家奄有六合自古稱混一者未有如今日之無所不一則天地氣運之盛無有盛於今日者矣建國以來列聖繼作以忠厚之澤涵育萬物鴻生雋老出於其間作爲文章麗蔚光壯前世陋靡之風於是乎盡變矣孰謂斯文之興

不有關於天地國家者乎翰林待制趙郡蘇天爵伯修慨然有志於此以爲秦漢魏晉之文則收於選唐宋之文則載於文粹文鑑國家文章之盛不采而彙之將遂散軼沉泯赫然休光弗耀於將來非當務之缺者歟乃蒐摭國初至今名人所作若歌詩賦頌銘贊序記奏議雜著書說議論銘誌碑傳皆類而聚之積二十年凡得若干首爲七十卷名曰國朝文類百年文物之英盡在是矣然所取者必其有繫於政治有補於世教或取其雅製之足以範俗或取其論述之足以輔翼史氏凡非此者雖好弗取也夫人莫不有所爲於世顧其用心何如耳彼爲身謀者窮晝夜所爲將無一事出於其私心之外至有爲人子孫於其先世所可傳者漠然曾不加意遑及它人之文與天下之事

哉覽是編者不惟有以見斯文之所以盛亦足以見伯修平日之用心矣伯修學博而識正自爲成均諸生以至歷官翰苑凡前言往行與當世之所可述者無不筆之簡冊有國朝名臣事略與是編並著廷論以文類猶未流布於四方也移文江浙行省鈔諸梓伯修使旅書所以纂輯之意于編端庶幾同志之士尙相與博采而嗣錄之元統二年五月五日將仕佐郎國子助教陳旅序

右國朝以來詩文七十卷右司都事趙郡蘇伯修父所類也守誠在冑館時見伯修手抄近世諸名公及當代聞人逸士述作日無倦容積以歲年今始克就編不以微而遠者遂泯其實不以顯而崇者輒襮其善用心之公溥也如是夫古者以言名家則有集傳其別而敘之於史傳者非

發明乎學術之說則關繫乎世道之文也不然君子無取焉是則伯修豈無意而爲之者乎伯修方以政事嚮用所集名臣事畧及是書皆將刊布天下天下之士得攬焉者孰不美國朝文物之盛嘉伯修會萃之勤矣伯修名天爵以國子高等生試貢入官力學善文多知遼金故事亦有論著他書無所不闕子之敬交也故題文類後元統三年三月三日太原王守誠書

編類運使復齋郭公敏行錄一卷

元刊本

元徐東編

是書與言行錄合刻言行錄紀郭公事迹此

則當時投贈詩詞序引書啟及諸處碑記也

人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此國語之訓言也欲愛其所生之身則莫若從師以學欲行其所教之

道則莫若從君而仕欲光顯其所食之祿則莫若榮親爲
大在父爲孝在師爲敬在君爲忠三者相成不可廢一此
士大夫之全行也舍是何以曰人行也者行也行其行而
見於事善其事而聞於聲聲成文而詩歌作詩歌作而二
行著於時而後可謂之真士大夫今聞漕使復齋郭公敏
行錄其行見於事事聞於聲者乎公內由省臺出仕江南
小爲守大爲牧爲憲爲漕凡立政立事愛士愛民勸善懲
惡興利除害著於治功可以詠可以賀可以紀可以序在
官爭贊美旣去極見思文人才士卷軸知以幾馬馱所以
能效忠於上而稱忠於下者孝敬爲之本也觀易師侯先
主寄遠倡和數篇嚴君嘉議致政慶壽一卷孝敬之心油
然而起將揚父之名行師之道以相遠大此意難與滔滔

者語敏行一錄亦孰有之人之愛公固非諛非妄也九口
山西有愚者年八十一其愛公也異乎人之愛其言曰善
頌不如善勉夫聞人頌者心易自滿聞人勉者心必若不
足不足則不已不已則可大可久美公之能孝於父則不
如歌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之章美公之能敬其師則不
如歌小心翼翼古訓是式之什今以三品而局於一路一
道豈足以盡公大才廊廟之上樞機之間乃可以展布平
生之才思使朝野羨慕曰某其親也生之某其師也教之
事三若此生始無慚異時美公之詩必欲如淇奧之道盛
德至善民不能忘始足以見所學願公勉之至順辛未孟
春之望長樂郡古侯佚老獨愚黃文仲謹序
敏之功大矣二帝三王之爲君九官伊傅周召之爲臣其

功大矣而悉錄於書書爲萬世法魯論終篇汎言帝王之道有功獨歸於敏法古者法其敏而已敏則有功也復齋郭公敏行錄大抵施於政者中庸敏政盡人道者能之人而盡其道敏於行之積也敏行其體敏政其用用著於錄合而名之曰敏行體用一源功效相感應功有古今之殊原於敏一耳敏在三德宜屬勇克已復禮顏子之勇也同豈不敏者邪公以復名齋復之初九顏子有焉公其敏顏子之行敏唐虞三代賢臣之政錄將不止是而是以爲始也三山林興祖敬書

皇元風雅三十卷

元刊本

元蔣易編

始劉夢吉終陳梓卿凡一百五十五家中如熊勿軒係宋人元遺山係金人列之元代未免不倫若文

文山謝疊山則誓死不屈大義凜然乃亦一體編入更爲失於限斷然元人無專集者藉此得畧見梗概未可以其體例不善而廢之也焦氏經籍志傳是樓書目俱著錄文淵閣書目有皇元風雅四冊殘缺疑卽此書

易嘗輯錄當代之詩見者往往傳寫蓋亦疲矣咸願侵梓與同志共之因稍加銓次擇其溫柔敦厚雄深典麗足以歌詠太平之盛或意思閑適辭旨冲澹足以消融貪鄙之心或風刺怨誹而不過於譎或清新俊逸而不流於靡可以興可以戒者然後存之蓋一約之於義禮之中而不失性情之正庶乎觀風俗考政治者或有取焉是集上自公卿大夫下逮山林閭巷韋布之士言之善者靡所不錄故題之曰皇元風雅第恨窮鄉寡聞采輯未廣烏能備朝廷

之雅而悉四方之風哉姑卽其所得者刻而傳之云爾至
元三年正月初吉建陽蔣易書於思勉齋

一代之興必有一代詩人以鳴國家之盛雅頌二南後世
蔑以加矣在漢時則有樂府在魏晉宋時則有選詩在唐
時則有河嶽間氣諸集亦皆鳴之善者也大抵氣盛者聲
宏地廣者風遠德有厚薄功有小大聲音不得而遯焉士
大夫生當其時濡耳染目動諸中而鳴于外亦豈人力之
所能爲哉聖朝混一海寓疆理萬國有三代所無之天則
必有三代所未有之詞章兼以承平百年教化浹洽洋溢
發越形于聲歌固宜與生民清廟並傳而陋東西二都矣
今文獻故家與晨星俱泯而鳴于時者復如好音之過耳
他人罕得而聞焉豈不深可惜哉東陽蔣師文甫始集本

朝諸公之詩凡若干卷名曰皇元風雅徵子序予讀之見
其優游不迫有若古樂府者焉沖澹自然有若選者焉音
節鏗鏘詞語雄渾又有若盛唐諸名家者焉辟如大塊噫
氣周旋于扶搖之表而鼓盪乎蒼莽之野天聲地籟翕然
並作清濁高下雖有小大之不同然其得于所感則一也
嗚呼盛矣哉我朝之詞章也因一代之詞章而知一代之
盛治則此編豈小補哉雖然達而在上鳴于朝廷者其詩
易以傳窮而在下鳴於山澤者往往不可得而見此十五
國風所以難備也予在京見宋御史顯夫集詩二十年得
百十家欲刊諸湖廣猶日延四方之士而采之惟恐滄海
之有遺珠也不知今已鏡梓否邪師文有志於是安得并
求而刻之以備一代之盛觀云至元四年戊寅閏月丁未

應奉翰林文字文林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黃清
老序

夫欲觀於國家聲文之盛莫近於詩矣數而求焉是爲得
之昔者延陵季子見詩與樂於中國心會意識如身在其
時而親見其人蓋以此耳梁昭明著文選其詩不必出於
一時之作一人之手徒以文辭之善惟意所取而已然數
百年間篇籍散軼幸有此可觀焉而衰陋之習或取此以
爲學則已微矣河汾君子有意於續經漢魏之詩殆必有
取焉而其書不傳蓋非偶然也抑嘗聞之詩三百一言以
蔽之曰思無邪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然後春秋作邵
子亦曰自從刪後更無詩蓋知聖人之意耳昔者盛時學
道之君子德業盛大發爲歌詩光著深遠其小人蒙被德

澤風行草偃變化融液莫或間焉此所以一言可蔽之曰
思無邪也此所以王者之迹熄而後詩亡也此所以刪後
之無詩也國朝之初故金進士太原元好問著中州集于
野史之序蓋傷夫百十年間中州板蕩人物凋謝文章不
概見於世姑因錄詩傳其人之梗概君子固有深閔其心
矣我國家奄有萬方三光五嶽之氣全太古醇厚之風立
異人間出文物粲然雖古昔何以加焉是以好事君子多
所采拾于文章以爲一代之偉觀者矣然而山林之士或
不足以盡見之百年以來詩文之輯錄蓋多有之然雖多
或不足以盡其文或約而不足以盡其意亦其勢然也監
察御史前進士宋褰顯夫在史館多暇其所會粹開國以
來辭章之善多至數十大編自草野之所傳誦亦皆載焉

庶幾可以爲博而傳寫之難四方又有不得盡見之病矣
建陽蔣易師文著皇元風雅三十卷而以保定劉靜修先
生爲之首許文正公繼之終之以雜編三卷庶乎其有意
焉若劉先生之高識卓行誠爲中州諸君子之冠而許公
佐世祖成治道儒者之功其可誣哉若師文者其可與言
詩也夫十卷以上諸賢皆已去世而全集尙有可攷如臨
川吳先生之經學具有成書其見於詩者泰山一豪芒耳
窮鄉晚進尙繇是而推求之乎十一卷以下諸君子布在
中外夫君子之爲學苟不肯自止則進德何可量哉竊以
爲未可遽止於斯也至於僕也蚤持不足之資以應世用
老而歸休退求其在己者尙慊然其未能也片言隻辭何
足以廁於諸賢之間哉亟除而去之則區區之幸也至元

己卯七月三日雍虞集在芝秀亭書

自序曰易始於懷友軒觀當代作者之詩昌平何得之浦
城楊仲宏臨江范德幾永康胡汲仲蜀郡虞伯生東陽柳
道傳臨川何太虛金華黃晉卿諸藁典麗有則誠可繼盛
唐之絕嚮矣自是始有意收輯十數年間耳目所得者已
若此況夫館閣之所儲拔聲教之所漸被此蓋未能十一
耳信乎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人才烏虞盛哉

黃氏手跋曰皇元風雅三十卷蔣易編次者載諸焦竑國
史經籍志近浙江采輯遺書目止二卷天一閣寫本知此
書之流傳非廣矣向嘗收得元刻殘本又從香巖書屋借
得元刻殘本影鈔媿之總不符三十卷之數亦第藏以備
元詩舊本之一家耳頃有書友攜一部來竟三十卷序目

都有遺缺失處已鈔補驗其裝潢識是金星軺家故物非
出自尋常藏書人家者宜可信爲全本也然以余及香巖
本校之却多歧異序日向闕無可參攷至每卷各有子目
於一卷而列諸人者則題國朝風雅蔣易編集於一卷而
列一人者則曰某人詩目錄建陽蔣易編集間於目錄板
心填某卷於卷中起處但以人姓名爲大題官銜籍貫表
字爲小題不載書名卷數每葉板心各載每人名無卷數
茲刻子目都無間存王繼學詩目一葉想子目本與舊藏
本同此皆失之至每卷各標卷數其板心亦如之細玩字
跡無一與本書同者當是板片不全子目盡失遂按人姓
名分卷加此題頭及板心刻入故字跡各異否則本書字
跡同出一刻何中多歧異耶總之古書日就淪亡旣得見

元刻殘本矣又得見元刻全本矣而鈔補增攷究不知元
刻真面目購書之難一至于余日來俗務填膺尙爲此
忙中閒事所謂書魔積習自笑亦自歎也嘉慶壬申求古
居主人黃丕烈識

草堂雅集十三卷

元刊本

文氏竺鳴藏書

元玉山顧瑛類編

始柯九思終釋自恢凡七十四人卷

首標日文國博手書精楷絕倫案顧俠君敘柯敬仲詩云
向來藏書家奉草堂雅集爲秘寶而首冊久闕朱竹垞從
琴川毛氏得抄本一冊始據以入選云云此本元刊而首
冊完善是真絕無僅有矣

金氏手跋曰東屏朱

近得玉山草堂詩集若干卷

脫落散失命子緝治余因觀之清絕可喜故不辭而樂爲

之整循其次序裝潢成書以記歲月皆正統乙丑仲春下
澣玉峯七十五歲老翁金子真識

文氏手跋曰玉山草堂雅集十三卷爲家藏善本卷首標
目出先國博府君亦楷書之最精者友人錢受之王淑士
各借抄一部人間流傳未廣猶可稱竺塢帳中珍也時天
啟元年新正三日淑士持還因記此語于清瑤嶼中震孟

玉山名勝集二卷

舊抄本

元玉峯顧瑛仲瑛編次 前有張翥寄題玉山詩一首張

丑趙宦光俱有印記蓋嘉靖以前舊抄本也

中吳多晏游之勝而顧君仲瑛之玉山佳處其一也顧氏
自辟疆以來好治園池而仲瑛又以能詩好禮樂與四方
賢士大夫游其涼臺燠館華軒美榭卉木秀而雲日幽皆

足以發人之才趣故其大篇小章曰文曰詩間見層出而
凡氣序之推遷品彙之回薄陰晴晦明之變幻叵測悉牢
籠摹狀于賡倡迭和之頃雖復體制不同風格異致然皆
如文繪貝錦各出機杼無不絕麗瑩縟酷令人愛仲瑛旣
會萃成卷名曰玉山名勝集復屬予爲之序夫世之有力
者孰不寄情山水間然好事者於昔人別墅獨喜稱王氏
之輞川杜氏之樊川豈非以當時物象見于倡酬者歷歷
在人耳目乎然輞川賓客獨稱裴迪而樊上翁則不過時
召密暱往游而已今仲瑛以世族貴介雅有器局不屑仕
進而力之所及獨喜與賢士大夫盡其驩而其操觚弄翰
觴詠于此視樊上翁蓋不多讓而賓客倡酬之盛較之輞
川或者過之嗟乎後之視今亦猶今之眎昔使異日玉山

之勝與兩川別墅並存于文字間則斯集也詎可少哉是不可以無序于是乎書至正十年四月既望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同知經筵事金華黃潛序崑山之世族居界溪者曰顧氏顧氏之有才諳者曰仲瑛卽所居之偏闢地以爲園池園之中爲堂爲舍爲樓爲齋爲舫敞之而爲軒結之而爲巢葺之而爲亭植以佳木善草被之芙蕖菱芡鬱焉而陰煥焉而明閬焉而深一日之間不可以徧賞而所謂玉山草堂又其勝處也良辰美景士友羣集四方之來與朝士之能爲文辭者凡過蘇必之焉之則歡意濃淡隨興所至羅樽俎陳硯席列坐而賦分題布韻無間賓主僊翁釋子亦往往而在歌行比興長短雜體靡所不有于是夏而第之口口題之曰草堂名勝凡

當時之名卿賢士所爲記序贊引等篇皆以類附焉間嘗取而讀之高者跌宕夷曠上追古人下者亦不人清麗灑脫遠去流俗琅琅炳炳無不可愛吁亦盛矣予幼時讀晉蘭亭唐桃花園序謂皆一時勝集意于載而下無復能繼及究觀蘭亭作者率寥寥數語罕可稱誦向非王右軍一序則此會幾泯滅無聞若桃花園之燕則又不知當時能賦者幾人罰金谷酒數者幾人其泯沒尤甚獨賴李仙人一序可見耳豈若草堂之會會有其人人有其詩而詩皆可誦邪蓋仲瑛以衣冠詩禮之胄好尚清雅識度宏達所交多一時名勝故其盛如此吾故謂使是集與蘭亭桃花園並傳天壤間則後之覽者安知其不曰彼不我若邪至正十一年歲在辛卯二月既望元統癸酉第一甲進士及

第湘東李和序

黃琴六先生手跋曰玉山名勝集世無刊本月霄阿從其小阮子謙家藏

國初人校本繕錄其書自玉山草堂至寒翠所凡三十八題爲一冊每題各爲起訖不分卷數外集二卷爲一冊與四庫總目九卷本者不合今秋月霄又購得明初人抄本有張氏丑印記紙色字畫古氣盎然訖爲希有蒙君卽以新鈔見贈而以舊本屬校細勘一過乃知新鈔本頗多殘缺如首題玉山草堂篇末不完脫鄭元祐陳基二詩可詩亭周砥後序中脫一行芝雲堂篇中脫一葉闕陸仁鄭元祐顧敬秦約張可久昂吉黃玠七人詩湖光山色樓篇脫岳榆一詩淡香亭張皞詩脫末二句十字絳雪亭陸仁詩下

脫張渥一詩其餘一二字衍脫訛謬者甚多皆可據舊本一一校補書分上下二卷自玉山草堂至金粟影五題爲上卷自書畫舫至漁莊二十三題爲下卷當是玉山主人元本如是後來傳錄意爲分合故寢失其真也此書非得舊本卽明知脫誤奚從校補而舊本不取新鈔相勘其佳處亦未悉出一經讐對舊本之善益顯而新鈔之謬悉刊兩無遺恨矣爰詳著其得失于篇末并書一則以貽月霄俾錄于藏本之後以見舊帙之洵足珍重云其外集二冊亦係近鈔互有得失故不具論時道光癸未十月之朔拙經叟黃廷鑑校訖識

玉山名勝外集二卷

抄本

元顧瑛編

元天台賴良善卿編會稽楊維楨廉夫評

古者天子巡狩命太史陳詩以觀民風蓋將以探民之休戚以知王政之得失此周人所以不能已於采詩之官也故觀民風而必采詩以陳者民之情因言以宣猶物因風之動以有聲也則詩志之所存情之所感而言之所從以出者乎但上之化下也有淑慝之分則下之報上也有美刺之別然發乎情止乎禮義樂而不淫哀而不傷雖刺也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此詩人忠厚之至也然則周人所以采之者不以其出於情之真乎由是知古之人以情爲詩而其言莫不麗以則後之人則以詩爲情而言不出於情有矣況麗而有不則者哉古之詩多

出於民之心後之詩多出於士之筆雅頌之作固能之而風或不之及蓋心匪鬱伊而寫其幽思者非情之真也惟中心感發者然後口以吟詠其性情耳故後世雖有采詩者實難其人焉然有慷慨以鼓其氣磊落以驅其才若杜少陵輩則不能無風雅之作耳若此者雖微采詩之官識者能采之矣天台賴先生善卿以三十年之勞不憚駕風濤犯雨雪冒炎暑以采江南北詩人之詩其采也公矣情深而不詭則采之風清而不雜則采之事信而不誕則采之義直而不同則采之體約而不蕪則采之詞麗而不淫則采之而未始有不關於世教者吁亦勤矣哉非其學博而守約得詩人之真趣者不能造斯域也會稽楊鐵厓先生評而序之名曰大雅集而友人盧仲莊氏手爲之鏤梓

既板行學者莫不購之以爲軌式焉他日有采詩之官者
出其必將求善卿之所采以進於上矣於是乎序時至正
壬寅春吳興錢璵在雲間之水南山北寫

昭明文選初集至一千餘卷後去取不能十之一今所存
者三十卷耳三十卷中尙有可汰者選之難精也如此良
選詩至二千餘首鐵厓先生所留者僅存三百古人以詩
名世或一聯一句不爲少也而有擅長雄作則大篇長什
又不厭其多也故今所刊者或一人一詩或一人數十詩
蓋不以多寡較也天台賴良

客有賴良氏來謁予七者察致其請曰昔山谷老人在州
歎曰安得一奇士有力者盡刻杜公東西川及夔州詩使
大雅之音復盈三巴之耳有楊生素者任之刻石作堂因

以大雅名之先生鐵厓詩雖已徧傳海內而兵變后諸作
人未識者有之識其詩付有力刻之亦使大雅之音盈于
三吳之耳不亦可乎余曰東南詩人隱而未白者不少也
吾詩不必傳請傳隱而未白者於是去遊吳越間采諸詩
於未傳者得凡若干人詩凡若干首將梓以行來徵集名
吁良亦奇士哉偉其志而爲之出力以鉸者則淞士夫謝
履齋氏余因以山谷語名之曰大雅集蓋良以待我而我
以待諸公庶入是集者皆可以續杜之后而或有歉焉者
不入也良曰然書其集爲敘時至正辛丑立秋日丙午鐵
厓道人楊維禎書

天台賴善卿客授雲間課講暇嘗哀元之詩鳴者凡若干
人篇什凡若干首類爲八卷名曰大雅集會稽鐵厓楊公

首敘且錄以傳會兵變止今年善卿擬畢初志適有好義之士協成厥美諸余徵敘後余謂詩具一經詩亡春秋作噫詩奚亡特雅亡耳楚騷漢賦追蘇李五言沿至唐近體皆古詩之變試觀唐數百家譬之宗廟器大而鐘鼎琴瑟小而籩豆爵鬯錯而有章秩而有文要各備材用而不可一少焉道學于宋刑學於金其間鳴於詩者務亦出自機杼近代自虞文靖公近體詩行天下雷然爭效競襲恐後弊甚一律千首較之唐遠矣夫采珠者極桂海采玉者窮冰天善卿不私己而汲汲以詩是采猶冰天桂海是窮則春容鉅作窈渺短詠不但得照乘連城而已將宗廟之器若錯而章秩而文也詩運環復大雅之音於是乎在義工雲間人陸德昭氏俞伯剛氏善卿名良宋名臣諱好古

齋世業儒云蓆帽山人王逢敘

澹游集三卷 舊抄本

元釋來復編 來復少有詩名爲時所重是編集所與游

者自名公卿大夫洎山林韋布知名士與夫道流釋子凡往來酬贈之作暨碑銘序記等篇都爲一編澹游者取君子之交淡如水也集中所載諸人多有元詩選未採者每人下畧述仕履間及其所撰著如哈刺玩易齋集南游寓興集劉仁本洞庭稿亦元集朱右白雲巢集楊璉灌園集張克仁遺安稿燕敬知昨集等書補元史藝文志俱未載知顧氏俠君錢氏竹汀皆未見此書也

澹游集者見心復公集所與游者贈荅倡酬及凡文章之相及者也然其所與或爵爲公卿或位當權要或儒家者

流或道家者流不獨其叢林之中而總謂之澹游者吾之游以澹耳非以其爵非以其位又非以其道之不同而姑與之面也彼之與吾游者亦以其澹而非有所挾也記所謂君子之交澹如水是也游之久不能無別剋之久不能無思集其所作所以使之常接於目而慰吾之思也千載之下令人企想羨慕不啻淵明之於惠遠元度之於支遁昌黎之於大顛少陵之於已公贊公歐陽之於惠勤東坡之於佛印則又未必不因是集而有所興起也至若集中之辭或品格之殊音節之異有不可得而同者然如金石相宣珠璧相照而同爲盛世之作亦可因此而見國家涵濡之澤也先君文安公旣與見心游之於前而法又得廁於其後比之諸公則爲再世之契故序其說於是集之末

朝散大夫僉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司事豫章揭泮序

昔之縉紳君子學士大夫有物外之游從曰方外交往往以道義相尚以文辭相唯諾亦或託諸文章鉅筆以傳其行業者固將進之而弗却也若淵明惠遠有蓮社之結許詢支遁有講經之好昌黎稱大顛識道理文暢喜文辭少陵賦齊已茅屋之詩而贊公之詠又六七焉近代歐陽公於惠勤蘇端明於了元皆以詩翰往來傳聞簡冊不可誣也今夫或在仕宦或在羈旅或有遺世之志或得休沐之暇厭夫塵勞俗駕驅馳鞅掌思所以澄心散慮必山林幽寂巖栖谷隱之地聊以遂其清適焉彼則不沉縛其法而有慕吾道者一皆瀟灑穎脫迴出行輩故野花啼鳥之趣行雲流水之蹤見於交際之頃亦惟詩章翰墨文辭而已

耳餘蓋泊然無着也豫章見心上人得浮圖之元奧又以詩文結納縉紳間所謂能入其法又能出其法者故吾徒多與之游禪暇彙所得於翰林虞文靖公歐陽文公揭文安公以下若干詩并其自酬倡者爲三卷壽諸梓微余引言且曰非有他也於此以着吾方外交游之雅焉夫交游以道義不以勢利諸公辭章文翰之接於上人靡有福田利益之規上人於諸公又非爲名聞外護之託蓋善忘其勢與夫忘人之勢者抑亦上交不諂下交不瀆也歟第觀諸作皆情趣高遠辭氣清朗如大羹元酒醴醕甘露雋永存焉奚以澹云上人曰傳言君子之交澹於水則斯集名之澹游亦宜顧余何能廁諸公之列且不佞輒復爲序至正甲辰冬十月朔朝列大夫温州路總管管內勸農防禦

事天台劉仁本書

豫章見心禪師復公主四明之定水暇日彙萃代之作者凡所貽贈及所倡酬之什取表記之言題之曰澹游集刻版以傳因河南杜綱文紀徵言序之余惟雲龍以氣合風虎以聲合聖與賢以時合君與臣以道合縉紳之士山林之人儒佛有異出仕與退隱爲益異而尊禮之隆游從之好其必有合焉者若范文正於古公富文忠於禹公周元公之於佛印真淨壽涯彭器資之於晦堂程叔子之於靈源楊中立之於照覺張敬夫朱元晦之於妙喜似非神交心降而有合者疇臻是哉張子韶與妙喜以言忤秦檜致遷謫趙元鎮移書子韶有曰近日僧徒多結託士夫以要聲勢子韶復曰妙喜天人師也雖聖人復生莫親疎之以

其托士夫要聲勢惑也妄也謬也子韶於元鎮同學伊洛同爲卿相可以勢利怵哉參寥薦秦太虛于曾子開子開復太虛書曰吾二人皆與參寥游雖異乎世俗之相求蓋所因者賢也斯則元鎮之智所不及也近時大儒如虞揭歐黃諸賢蓋合儒佛而同焉者其言粹然一出於正柳子所謂真乘法印與儒典竝用者爲信然矧言爲心聲則心之所寓詩口能言者之辭章何莫非道見心傳佛心者有見於斯用萃所交者之詩刻之使覽者卽是以求至道則其垂勸於將來者豈少益哉是爲序至正二十五年歲在乙巳夏四月廿又二日庚戌杭州路中天竺禪寺住持番易釋廷俊序

比余過雙峰造定水禪寺謁見心禪師復公于文室時公方類錄澹游集命工鋟刻印繕成帙余得受而讀之皆一時在朝名公卿大夫泊山林韋布知名士與公往來贈遺詩章及碑刻記序文字而余有贈公蒲菴詩亦得紀錄于次嘻其美矣夫君子之交無取乎世俗燕樂財利故昔人有澹如水之論然道之所存文之所發英華之外著實和順之積中譬之雲漢之昭于天山川草木之麗于地煥然爛然嶄然森然固不得以澹言也嗚呼道在天地間一而已矣形之言論陳之詞章自墳典而下升降盛衰與時消長歷千萬載而無窮於今片詞隻字之妍將欲使之傳播悠遠而不泯是固仁人長者之用心也公明佛氏學妙圓空寂之趣亦何藉於詩文之黼黻然性情之適諠詠之工莫非修習操存之積願豈易而得之哉况夫真元會合之

盛天地泰和之餘發之詩文體製之渾融尤有復出乎前
古上者於公此編已可以得其梗概讀者其不可以苟焉
漫焉而已也至正二十五年歲在乙巳餘姚楊璉序
至正乙巳秋余來定水見心禪師以澹游集屬序余與見
心厚不可以固陋辭乃曰善財以文殊爲初友展轉五十
三參而成道果要皆以言辭相誘諭而助其證入也故佛
眼曰道業未辦善友師教誠不可捨孟子曰友也者友其
德也老子曰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然則古君子之交
率以道德相尙未始以形服爲異也遠法師之於陶陸習
鑿齒之於道安裴休之於圭山柳宗元之於重巽蘇子瞻
之於總公妙喜之於張無盡是皆得其同而忘其異者也
且其播於贈荅被於銘記又皆真乘發揮非直以文辭爲

獎飾也見心出豫章得法於南楚悅公道德之輝文章之
光炳炳烺烺照耀江海其所游從則故侍講蜀郡虞公豫
章揭公金華黃公大司徒廬陵歐陽公今太子諭德魏郡
李公承旨河東張公莫不屈其齒爵之尊與之來往酬酢
情合水乳聲應金石其他衣冠鉅望山林碩德以交游而
親厚者不可一二數其於遺贈唱和又皆以佛法相激揚
而以顯示夫心要也見心粹而編之鈔而布之其有裨於
名教而以惠及後昆也歟言未旣客有輒然而笑者曰禪
師以澹游名集而子乃以道德爲論美則美矣其如禪師
之本意何余曰德謂行道有得於已恬澹乃道德之至故
曰道之出口澹乎其無味若是則吾之所謂道德交者非
禪師所謂澹游者乎客乃欣然謝余遂書之以質諸見心

焉前住紹興崇禪寺番易釋至仁序

元詩體要十四卷

明正德刊本

菴竹堂藏書

明姚江宋公傳編選

是書傳本頗稀兼多闕頁此本通

體無闕差可貴也

遼府重刊序

正德己卯

鄧林序

宣德癸丑

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十五終



